





尚書註疏卷第十四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康誥第十一

周書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傳滅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傳以

三監之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

弟主之○數叛上所角反下亦作畔作康誥酒誥梓材

康誥傳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梓音子圻具

尚書流

卷之十四

六

依成王至康誥。正義曰：既伐叛人，三監之反，管叔、蔡叔等以殷餘民，國康叔為衛侯，周公以王命戒之作康誥、酒誥、梓材三篇之書也。

其酒誥梓材亦戒康叔，但因事而分之。然康誥戒以德刑，又以化紂嗜酒，故次以酒誥。卒若梓

人之治材為器為善政以結之。○**禮**以三至主之。○正義曰：此序亦與上相顧為首，引初言三

監叛，又言黜殷命，此云既伐管叔、蔡叔，言以殷餘民圻內之餘民，故云以三監之民，國康叔為

衛侯，然古字邦封同，故漢有上邦下邦縣邦字如封字，此亦云邦康叔，若分器序云邦諸侯，故

云國康叔，并以三監之地封之者，周公懲其數叛，故使賢母弟主之，此始一叛而云數叛者，以

六州之眾悉來歸周，殷之頑民叛逆，大命至今又叛，據周言之，故云數叛，故多方云爾乃不大

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以不從天命，故云叛也。古者大國不過百里，周禮上公五百侯，四百里

孟軻有所不信，費誓注云伯禽率七百里之內

孟軻有所不作非與誓注云伯禽率七百百里之內

附庸諸侯也魯國非七百之封而康叔封于
得總言三監且其實地不方半計亦不能大於
魯也故左傳云宋衛吾匹也又曰寡君未嘗後
衛君且言千里亦大率言之耳何者邢在襄國
河內即東圻之限故以賜諸侯西山即有黎路
於衛至子孫而并邯鄲也其地理志邯鄲之民
皆遷分衛民於邯鄲故異國而同風所以詩分
為三孔與同否未明也既三年滅三監七年始
封康叔則於其間更遣人鎮守自不知名號耳
○命康叔至封字○正義曰以定四年左傳
祝佗云命以康誥故以為命康叔之誥知康圻
內國名者以管蔡邲霍皆國名則康亦國名而
在圻內馬王亦然惟鄭玄以康為謚號以史記
世家云生康伯故也則孔以康伯為號謚而康
叔之康猶為國而號謚不見耳

尚書流

卷之十四二

惟三月哉生魄傳周公攝政七年三月始生魄月十六

日明消而魄生○魄字又作鬼普白反馬云鬼肫也謂月三日始生兆肫名曰魄周

公初基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傳初造

基建作王城大都邑於東國洛汭居天下土中四方

之民大和悅而集會○內如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

民和見士于周傳此五服諸侯服五百里侯服去王

城千里甸服千五百里男服去王城二千里采服二

千五百里衛服三千里與禹貢異制五服之百官播

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周○見賢周公咸勤乃洪

通反

大誥治傳

周公皆勞勉五服之人遂乃因大封命大

誥以治道

○陸云乃洪大誥治直吏反注及下其治民安治用安治同一本作周公乃洪大誥

治勞力

詁

惟三至誥治。正義曰言惟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始明死而生魄月十六日已

未於時

周公初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東國洛水之約

四方之民大和悅而集會言政治也此所集之民即

侯甸男采衛五服百官播率其民和悅並見即事於

周之東國而周公皆慰勞勸勉之乃因大封命以康

叔為衛侯大誥以治道。周公至魄生。正義曰

知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者以洛誥即七年反政而

言新邑營及獻卜之事與召誥參同俱為七年此亦

言作新邑又同召誥故知七年三月也若然書傳云

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五年營成各七年制禮作

樂明堂位云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即云頒

度量而天下大順又云六年制禮作樂是六年已有

明堂在洛邑而朝諸侯言六年已作洛邑而有明堂

者禮記後儒所錄書傳伏生所造皆孔所不用始生
 魄月十六日戊午社于新邑之明日魄與明反故云
 明消而魄生○**禮**初造至集會○正義曰所以初基
 東國洛者以天下土中故也其召誥與大司徒文之
 所出釋言云集會也以生治民故民服悅而見太平
 也初基者謂初始營建基址作此新邑此史總序言
 之鄭以為此時未作新邑而以基為謀大不辭矣○
禮此五至於周○正義曰男下獨有邦以五服男居
 其中故舉中則五服皆有邦可知言邦見其國君焉
 以大司馬職大行人故知五服服五百里禹貢五服
 通王畿此在畿外去王城五百里故每畿計之至衛
 服三千里言與禹貢異制也通王畿與不通為異以
 此計畿之均故須土中若然黃帝與帝嚳居偃師餘
 非土中者自由當時之宜實在土中因得而美善之
 也不見要服者鄭云以遠於役事而恆闕焉君行必
 有臣從即卿大夫及士見亦主其勞故云五服之內
 百官播率其民和悅即事以土功勞事民之所苦也
 而此和悅見太平也而書傳云示之以力殺其民猶

至況導之以禮樂乎是也。○傳周公至治道。○正義

曰大保以戊申至七日庚戌巳云庶殷文位於洛陽

則庶殷先與之期于前至也周公以十二日乙卯朝

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此日當勉其民此因命而

并言之序云邦康叔洪大也為大封命大誥康叔以

治道也鄭玄以洪為代言周公代成王誥何故代誥

而反誥王呼之曰傳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傳周

孟侯為不辭矣

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命為孟侯孟長也五侯之

長謂方伯使康叔為之言王使我命其弟封封康叔

名稱小子明當受教訓○長之其惟乃丕顯考文王

反下同

克明德慎罰傳惟汝大明父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

刑罰以為教首○去羌呂反下不敢侮鰥寡庸庸祇

欲去去疾同

刑罰以為教首

不敢侮鰥寡庸庸祇

命書五
祇威威顯民

傳

惠恤窮民不慢鰥夫寡婦用可敬

可敬刑可刑明此道以示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

二邦以修

傳

用此明德慎罰之道始為政於我區域

諸夏故於我一二邦皆以修治我西土惟時怙冒聞

于上帝帝休

傳

我西土岐周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

其政教冒被四表上聞于天天美其治

○怙音戶冒莫報反覆也

聞如字徐又音問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傳

天美

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謂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授武王

○殪於計反

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傳

於其

起厥邦厥民惟時敘於其

國於其民惟是次序皆文王教乃寡兄勗肆汝小子

封在茲東土爾汝寡有之兄武王勉行文王之道

汝小子封得在此東土為諸侯勗許

曰言周公稱成王命順康叔之德而言曰命汝為孟

侯王又使我教命其弟小子封其所教命者惟汝大

明德之文文王能顯用俊德慎去刑罰以為教首故

惠恤窮民不侮鰥夫寡婦况貴強乎其明德用可用

敬可敬其慎罰威可威者顯此道以示民用此道故

必為政於我區域諸夏由是於我一二諸國皆以修

治也上政既修我西土惟是怙恃文王之道故其政

敬冒被四表聞于上天天美其治道以此上天乃大

命文王以誅殺之道用兵除害于殷大受其王命三

分天下而有其二也其所受二分者於其國於其民

惟是皆有次序以文王之德故也汝寡有之兄武王

勉行文王之道故受命克殷今汝小子封故得在此

尚書

東土為諸侯是文王之道明德慎罰既用受命武王無所復加以為勉行所以汝必法之○周公至教

訓○正義曰以曰者為命辭故曰周公稱成王命康叔為之長者即州牧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使康

而左傳云五侯九伯汝實征之彼謂上公之伯故征九伯而此五侯當州牧之五侯與彼不同王制有連

屬卒伯也孔以五侯亦方伯則四方者皆可為方伯而此方伯自是州牧也康叔以母弟令德受大國封

命固非卒及連屬也虞夏及周既有牧又離騷云伯昌作牧殷亦有牧伯四代皆通也非如鄭玄云殷之

州長曰伯以稱小子為幼弱故明當受教訓故云使我命其弟為親親而使我用戒故也此指命康叔為

之而鄭以總告諸侯依略說以太子十八為孟侯而呼成王既禮制無文義理駢曲豈周公自許天子以

王為孟侯皆不可信也○惟汝至教育○正義曰以近而可法不過子之法父故舉文王也法者不過

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惠恒至示民○正

除惡行善故云明德慎罰也。○德也。○法也。○法者不。○正。○惠。○至。○示。○民。○正。

義曰用可用敬可敬即明德也。用可用謂小德小官敬可敬謂大德大官刑可刑謂慎罰也。○**傳**天美至武王。○正義曰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者。磔殺也。戒兵也用誅殺道以兵患殷。文王以伐殷事未卒而言殺兵殷者謂三分有二為滅殷之資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傳**念我

所以告汝之言。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傳今治民將在敬循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服行其

德言以為政教。○通音華又音述馬紹述也衣如字餘於既反往敷求于殷

先哲王用保乂民。**傳**汝往之國當布求殷先智王之

道用安治民。汝不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傳**汝當

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常以居心則知訓民。○耆

狗音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傳又當別求所聞

父兄用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弘于天若

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傳大于天為順德則不見廢

常在王命傳王曰嗚呼封汝至王命○正義曰既言

得為君方別陳明德之事故稱王命而言曰嗚呼封

汝常念我所以告汝之言哉今治民所行將在敬循

汝文德之父繼其所聞者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汝

往之國當分布求於殷先智王之道用安治民不但

法其先君汝又當須大遠求商家耆老成人之道居

之於心即知訓民矣其外又更當別求所聞父兄用

古先智王之道用其安者以安民即古虞夏之道也

人事既然又闡大於天之道而為順德又加之寬容

則汝身不見廢常在王命○傳今治至政教○正義

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

命書疏 卷之十四 汲古閣

曰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者謂文王先有所聞善

今合康叔繼續其文王所聞善事被服而施行其德

言以為政教也。○**傳**汝當至訓民。○正義曰上云獻

謂求殷之賢臣大遠者備徧求之。○**傳**又當至安民

○正義曰以父兄乃所居殷外故云別求上只言通

乃文考并言兄者以上云寡兄勗則以文武道同言

文可以兼武故并言父兄也古先哲王鄭云虞夏也

孔亦當然以上代與今事遠不可以同故言用其安

者。○**傳**大于至王命。○正義曰以天道人用而光大

之故因云大也其文王及殷古先哲王與天其道不

異以前後聖迹雖殊同天不二也以康叔亞王曰鳴

聖大賢治殷餘惡故使之用天道為順德也**王曰鳴**

呼小子封桐瘵乃身敬哉**傳**桐痛瘵病治民務除惡

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之敬行我言。○桐音通又

動反瘵古**頌**天畏棊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傳**天德可畏以

尚書疏

卷之七四七

及二月

其輔誠人情大可見以小人難安

○葉音匪又芳
鬼反忱市林反往

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傳

往當盡汝心為政

無自安好逸豫寬身其乃治民

○盡徐子忍
反好呼報反

我聞曰

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傳

不在大起於

小不在小小至於大言怨不可為故當使不順者順

不勉者勉

○懋音茂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

傳

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德政惟弘王道上以

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之民衆

○應應對之應
注同徐於旣反

亦惟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傳

弘王道安殷民亦所以惟助

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

疏

王曰嗚呼小至新
民○正義曰所明

而云行天人之德者其要在於治民故言王曰嗚呼
小子封治民為善而除惡政當如痛病在汝身欲去
之敬行我言哉所以去惡政者以天德可畏者以其
輔誠故也以民情大率可見所以可見者以小人難
安也安之既難其往治之當盡汝心為政無自安好
逸豫而寬縱乃其可以治民我聞古遺言曰人之怨
不在事大或由小事而起雖由小事而起亦不恆在
事小因小至大是為民所怨事不可為當使施順令
不願者順勉力勸行令不勉者勉則其怨小大都消
令汝消怨者已乎汝惟小子乃當服行政德惟弘大
王道以上以應天下以安我所受殷民不但汝身所當
行此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釋**悃
痛至我言○正義曰悃聲類於痛故悃為痛也痲病
釋詁文以痛病在汝身以違治民故務除惡政如已
病也戒之而言敬故知敬行我言也鄭玄云刑罰及
已為痛病其義不及去惡若已病也○**釋**天德至難

安○正義曰人情所以大可見者以小人難安為可見故須安之○**傳**不在至者勉○正義曰以致怨惡謂由大惡故云不在大起於小言怨由小事起不在小者謂為怨不恒在小言其初小漸至於大怨故使不順者順不勉者勉其怨自消也○**傳**弘王至之教○正義曰亦所以惟助王者言非直康叔身行有益亦惟助王者居順天命為民日新之教謂漸致太平政教日日益新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傳**歎而勅之凡行刑罰汝必敬明之欲其重

慎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傳**小罪非

過失乃惟終自行之自為不常用犯汝○眚所領反本亦作眚

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傳**汝盡聽訟之理以極

其罪是人所犯亦不可殺當以罰有論之

○宥子
救反

王曰嗚呼封敬至可殺○正義曰以上既言明德之

理故此又云慎罰之義而王言曰嗚呼封又當敬明

汝所行刑罰須明其犯意人有小罪非過誤為之乃

惟終身自為不常之行用犯汝如此者有其罪小乃

不可不殺以故犯而不可赦若人乃有大罪非終行

之乃惟過誤為之以此故汝當盡斷獄之道以窮極

其罪是人所犯乃不可以殺當以罰有論之以誤

故也即原心定罪斷獄之本所以須敬明之也 **王**

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 **禮** 歎政教有次敘是乃

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其勅懋和 **禮** 民既服化乃其

自勅正勉為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答 **禮** 化惡為善

如欲去疾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修善 ○答其
九反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傳

愛養人如安孩兒赤子不

失其欲惟民其皆安治

○孩亥才反

非汝封刑人殺人**傳**

言得刑殺罪人無或刑人殺人

傳

無以得刑殺人而

有妄刑殺非辜者非汝封又曰劓刑人

傳

劓截鼻刑

截耳刑之輕者亦言所得行

○魚器反刑劓如志反

無或劓刑

人

傳

所以舉輕以戒為人輕行之

疏

王曰嗚呼封有至刑人○正義

曰以刑者政之助不得已即用之非情好受害故文
本於政不可以濫刑而王言曰嗚呼封欲正刑之本
要而汝政教有次序是乃治理大明則民服惟民既
服從化其自勅正勉力而平和然政之化惡為善若
有病而欲去之治之以理則惟民其盡棄惡而修善
言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皆安治為政

信愛養人若母之安赤子惟民為善其比自安治為政

保民之如此不可行以淫刑豈非汝封得刑人殺人

乎言得刑殺不可以得故而有濫刑人殺人無辜也

非汝封又曰劓刑人無以得故而有所濫劓刑人之

無罪者也。化惡至修善。正義曰人之有疾治

之以理則疾去人之有惡化之以道則惡除。養至安治。正義曰既去惡乃須愛養之為善

上養則化所行故言其皆安治子生赤色故言赤子

○劓劓截至得行。正義曰以國君故得專刑殺於

國中而不可濫其刑即墨劓刑宮也劓在五刑為截

鼻而有刑者周官五刑所無而呂刑亦云劓刑易噬

嗑上九云何校滅耳鄭玄以臣從君坐之刑孔意然

否未明要有刑而不在五刑之類言又曰者周公述

康叔豈非汝封又自言曰得劓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司師茲殷罰有倫

傳

言外上諸侯奉王事汝當布陳

是法司牧其眾及此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

臬

列魚 反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蔽要囚

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

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

刑之至也 要於宵反蔽必世反斷下 王曰外事

正義曰言不濫刑不但國內而王言曰若外土諸侯

奉王事以至汝汝當布陳是刑法以司牧其眾及此

殷家刑罰有倫理者兼用之周公又重言曰既用刑

法要察囚情得其要辭以斷其獄當須服膺思念之

五日六日次至於十日遠至於三月一時乃大斷囚

之要辭言必反覆重之如此乃得無濫故耳 言 外至用之 正義曰外土以獄事上於州牧之官為 奉上事汝當用刑書為布陳是刑法為司牧其眾故 受而聽之既衛居殷墟又周承於殷後刑書相因故 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

兼用其有理者謂當時刑書或無正條而殷有故事

可兼用若今律無條求故事之比也臬為準限之義故為法也。要囚至之至。正義曰言要囚明取要辭於囚以思訖事定故言乃大斷之多至三月故云反覆思念重刑之至顧氏云又曰者周公重言之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傳陳是法事其刑罰

斷獄用殷家常法謂典刑故事

○彝以支反

用其義刑義

殺勿庸以次汝封

傳義宜也用舊法典刑宜於時世

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之心所安乃汝盡遜曰時

敘惟曰未有遜事

傳乃使汝所行盡順曰是有次敘

惟當自謂未有順事君子將興自以為不足已汝惟

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傳已乎

他人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我心我德惟

汝所知欲其明成王所以命已之款心 ○款苦 管反 疏曰

汝至乃知 ○正義曰此又申上既要囚思念定其大

斷若為而王言曰汝當陳是刑書之法以行事其刑

法斷獄用殷家所行常法故事其陳法殷彝皆用其

合宜者以刑殺勿用以就汝封意之所安而自行也

以用心不如依法故耳言汝不但依法乃使汝所行

而順曰是有次敘猶當自惟曰未有順事其有餘若

不足故耳必期汝於大幸已乎汝惟小子耳而他人

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言汝心最善汝心既善我心我

德惟汝所悉知也 ○陳是至故事 ○正義曰陳是

法事即上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即上殷罰有倫上

據有初思念得失此據臨時行事也 ○已乎至款

心 ○正義曰此言我王也以王命故言王為我以

康叔為已若汝不善我王家心德汝所不知則我不

順命汝款曲之心只由汝最善我王心德汝所徧知

故我王命汝以款曲之心述康叔為言故云亦欲令康叔明識此意也

凡民自得

攘姦宄殺越人于貨

凡民用得罪為寇盜攘為

宄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

○攘如羊反宄音軌

警不畏死

罔弗慙

警強也自強為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

者言當消絕之

○警音敏慙徒對反徐徒猥反強其丈反無不惡烏路反下所大惡疾惡

亦惡並

凡民至弗慙○正義曰言人所慎刑者以

音同

凡民所用得罪者寇盜攘竊於外姦內宄

而殺害及顛越於人以取貨利也自強為之而不畏

死此為人無不惡之者以此須刑絕之故當慎刑罰

耳○

凡民至貨利○正義曰自用也言所用得罪

者由寇攘也而為之於外內既有劫竊其劫竊皆有

殺有傷越人謂不死而傷皆為之而取貨利故也○

警強至絕之○正義曰警強也盤庚已訓而此重

詳之以由此得
罪當須絕之

王曰封元惡大戮矧惟不孝不友

傳

大惡之人猶爲人所大惡況不善父母不友兄弟者

乎言人之罪惡莫大於不孝不友子弟祇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

傳

爲人子不能敬身服行父道而怠忽

其業大傷其父心是不孝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

傳

於爲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是不慈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

傳

於爲人弟不念天

之明道乃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兄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于弟

傳

爲人兄亦不念稚子之可哀大不篤

友于弟是不友

○鞠居六反

惟弔茲不干我政人得罪

惟人至此不孝不慈弗友不恭不於我執政之人得

罪乎道教不至所致

○弔音的

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天與我民五常使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而廢棄

不行是大滅亂天道

○泯徐武軫反

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

刑茲無赦

傳

言當速用文王所作遵教之罰刑此亂

五常者無得赦

疏

王曰封元至無赦。○正義曰以是

曰封非於骨肉之人為大惡猶尚為人所大惡之況

惟不孝父母不友兄弟者乎其罪莫大於不孝也何

者為人之子不能敬身服行其父事而怠忽其業大

傷其父心是不孝也於為人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

惡其子是不慈也於為人弟不能念天之明道故乃
 不能恭事其兄是不恭也為人兄亦不能念稚子之
 可哀哉大不友愛於弟是不友也惟人所行以至此
 不孝不友者豈不由我執政之入道教不至以得此
 罪乎既人罪由教而致天惟與我民以五常之性使
 有恭孝廢棄不行是大滅亂天道也以由我滅亂曰
 乃其疾用文王所作違教之罰刑此亂五常者不可
 赦放也○**傳**大惡至不友○正義曰言將有作姦宄
 大惡猶為人所大惡況不孝父母不善兄弟者乎孝
 經云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是也釋親云
 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下文不言母母同於父父
 子尊卑而異等故孝名上不通於下其兄弟雖有長
 幼而同倫故共友名也○**傳**為人至不孝○正義曰
 考亦通生死即此文及酒誥是也下曲禮云死曰考
 是對例耳人子以述成父事為孝怠忽其業即其肯
 曰我有後不棄基故為大傷父心即是上不孝也則
 子不述父事當輕於盜殺況以為甚者此聖人緣心
 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目親以及物天然之

立法人莫不緣身本於父母也目親以及物天然之

理故孝經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也以此言賊殺他人罪小於骨肉相乖阻但於他人言其極者於親言其小者小則有不和詈爭鬪訟相傷者也於親小則傷心大乃逆命毆罵殺害互相發起而可知也。於為至不慈。正義曰上文不言不慈意以不孝為總焉父當言義而云不慈者以父母於子并為慈因父有愛敬多少而分之言父義母慈而由慈以義故雖義言不慈且見父兼母耳。於為至不恭。正義曰善兄弟曰友此言不恭者友思念之辭兄弟同倫故俱言友雖同倫而有長幼其心友而貌恭故因兄弟而分友文為二而言恭也五教即左傳文十八年史克言也於此言天之明道者父子天性不嫌非天明故於兄弟言之因上先言不孝先言子於父故此不友先言弟於兄者舉中以見上下故此言天明見五教皆是即孝經云則天之明左傳云為父子兄弟媿媿以象天明是於天理常然為天明白之道。為人

至不友。正義曰：言亦者，以兄弟同等而相亦，所謂周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即此文也。不孝罪，子非及於父之輩，理所當然。而周官隣保，以比伍相及。而趙商疑而發問，鄭答云：周禮太平制，此為居殷亂而言，斯不然矣。康誥所云：以骨肉之親，得相容隱。故左傳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周禮所云：據疎人相督率之法，故相連獲罪。故今之律令大功不率，大憂矧惟已上得相容隱，隣保罪有相及是也。

外庶子訓人傳憂常也。凡民不循大常之教，猶刑之。

無赦。況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者而親犯乎。○憂簡入

反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傳惟其正官之人於小臣

諸有符節之吏及外庶子，其有不循大常者，則亦在

無赦之科，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若時

乃引惡惟朕憝

傳

汝今往之國當分別播布德教

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申我法者病其君

是汝長惡惟我亦惡汝

○別彼別反注同
汝長之文反下同

巴汝乃其

速由茲義率殺亦惟君惟長

傳

汝乃其速用此典刑

宜於時世者循理以刑殺則亦惟君長之正道不能

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

用又

傳

為人君長而不能治其家人之道則於其小

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乃由非德用

治之故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

傳常事人之所輕故戒以無不能敬常汝用寬民之

道當惟念文王之所敬忌而法之○忌其乃裕民曰記反

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傳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

有及於古則我一人以此悅懌汝德音亦不率至以懌

正義曰言滅五常之害當除凡民不循大道五常之

教猶刑之況在外土掌庶子之官主於訓民惟其正

官之人及於小臣誦有符節者並為教首其心不循

大常豈可赦也以人之須有五常汝今往之國乃當

分別播布德教以立民大善之譽若不念我言不用
我法即病其為君之道是汝長為惡矣以此惟我亦
惡汝也已乎既惡不可為汝乃其疾用此典刑宜於
時世者循理以刑殺亂常者則亦惟為人君惟為人
長之正道既為人君長不能治其五教施於家人之
道則於其卑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為威暴惟為酷

道則於其里小臣外土正官之吏惟爲威暴惟爲辭

虐大放棄王命矣如是乃由汝非以道德用治之故
由此汝亦無得不能敬其常事汝用寬民之道當思
惟念用文王之所敬畏而法之汝以此行寬民之政
曰我願惟有及於古則我一人天子以此悅擇汝德
矣汝惟宜勤之○**○**憂常至犯乎○正義曰憂猶措
也言爲楷模之常故憂爲常也述上凡民自得罪故
言凡民不循大常之教也猶刑之即上云刑茲無赦
故也亦愚以况智故言况在外掌衆子之官主訓民
者而親犯乎即周官云諸子文王世子云庶子也以
致教諸子故爲訓人周禮諸子之官亦是王朝之臣
言在外者對父子兄弟爲外惟舉庶子之官者以其
教訓公卿子弟最爲急故也鄭玄以訓人爲師長亦
各一家之道也○**○**惟其至之科○正義曰正官之
人若周官三百六十職正官之首於小臣諸有符節
者謂正人之下非長官之身下至符吏諸有符節爲
教人之故故言有符節者非要行道之符節若爲官
行文書而有符今之印者也以上况之故言不循大
常亦在無赦之科矣在軍者有旌節亦得爲有符節

尚書疏

卷一百一十六

耳。○**傳**汝今至惡汝。○正義曰言分別播布德教請分遣卿大夫為之教民使善而已有善譽是立民以大善之譽。○**傳**汝乃至正道。○正義曰此用宜於時以刑殺上不循五常之道者其君長對則大夫為長散則人君為長君而居之是君亦與長為一孝經對例以長為大夫耳。○**傳**為人至之故。○正義曰以五常父母兄弟子即家人之道易有家人卦亦與此同也不行五教為不能治家人之道家人不治則君不明君既不明則不察下故則於其小臣外正官之吏並為威虐大放棄王命非德用治是不明為非德也。○**傳**常事至法之。○正義曰常事常所行之事也人見尋常不為異故輕之而以為戒文正所敬忌即敬德忌刑鄭云祗祗威威是也。○**傳**汝行至汝德。○正義曰寬則得眾故五教在寬上既言乃由裕民此又屢之汝行寬民之政曰我惟有及於古即古賢諸侯汝惡我則惡之汝善我則愛之以此我一人懍懍汝也。

德也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傳**明惟治民之道而善安

之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傳我是其

惟殷先哲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等

偽為子反

矧今民

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傳

治民乃欲求等殷

先哲王况今民無道不之言從教也不以道訓之則

無善政在其國

王曰封爽至厥邦。正義曰既言德刑事終而總言之我所以令汝

明德慎罰以施政者王命所以言曰封為人君當明

惟為治民之道而善安之故我以為是須汝善安民故

我其惟念殷先智聖王之德用安治民為求而等之

我於民未治之時尚求等殷先智王况今民無道不

之而易化汝若不以道訓之則無善政在其國所以

須安民以德刑也。傳明惟至安之。正義曰以慎

德刑為明治民之道教之五常為善富而不擾為安

也鄭以迪為下讀各為一通也。傳治民至其國。

正義曰以已喻康叔言我未治之時乃欲求等服先
智王以致太平者况今民無道不之言易從教不以
正道訓民民不知道故無善政在其國為無吉康也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

汝德之說于罰之行傳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告汝

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說如字徐始銳反今

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傳假令今天下民不

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和同設事之言合

力呈反數所角反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傳明惟天其

以民不安罰誅我我其不怨天汝不治我罰汝汝亦

不可怨我癸紀力反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

句頤鬪于天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鬪其不

尚顯聞于天

德

民之不安雖小邑少民猶有罰誅不

在多大況曰不慎爵明聞於天者乎言罪大

疏王曰

至于天。正義曰以汝須善政在國令我民安當為

政以慎德刑為教故王又命之曰封我惟不可不視

古義告汝施德之說於罰之所行欲其勤德慎刑也

假令惟天下民不安未定其心於周教道屢數而未

和同明惟天其以民不安其罰誅我我其不怨於天

則汝不治是其罪我罰汝亦不可怨我我以民之

不安惟其罰之無在大邑無在多民以少猶誅罰况

曰為君不慎德刑有上明聞於天是為罪大不可赦

尚書流

卷之十四 十八

及古圖

求古先哲王為已視古義也德由說而罰須行教德

之言說而罰言行也以事終而結上故云德刑也。

釋假必至之言。正義曰天下不安為總說所以不

安猶未定其心於周道屢數而未和同也時已大和

會故言假令設不和同事言耳。

釋明惟至怨我。

正義曰顧氏云明惟天者言天明察在上見民不安
乃以刑罰誅戮於我。○**傳**民之至罪大。○正義曰此
總德刑而直云不慎罰者政以德為主不嫌不明政
失由於濫刑故舉罰以言之下言無作怨以失罰為
罪。○**傳**言當
大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傳**言當

修已以敬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

忱不則敏德。○**傳**斷行是誠道大法敏德信則人任焉

敏則有功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傳**用是誠道安

汝心顧首汝德無令有非遠汝謀思為長久裕乃以

民寧不汝瑕殄。○**傳**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汝罪過

不絕止汝。○**傳**王曰嗚呼至瑕殄。○正義曰以罰不可
失故王命言曰嗚呼封當修已以敬哉

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謀非常法蔽時

無為可怨之事勿用非善法非常法而以失斷行是誠信之道大當法為機敏之德用是信誠安汝心有汝德廣遠汝謀能行寬政乃以民安則我不以汝罪過而絕亡汝。斷行至有功。聖賢曰以誠在於心故決斷行之亦心誠而行敏為見事之速事有善而須德法故去大法敏德也。正以此至者以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故也。論語文。用是至長久。正義曰上文有忱有敏此惟云用是誠道不云敏者敏在誠下亦用之可知。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

以民安則不絕亡汝故當念天命之不於常汝行善

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哉無我殄無絕棄我言

而不念享明乃服命傳享有國土當明汝所服行之

命傳使可則高乃聽用康又民傳高汝聽聽先王道

德之言以安治民

禮記王曰鳴呼肆至又民。正義曰與上相首引王命言曰鳴呼以

民安則不汝絕亡之故汝小子封當念天命之不於常也惟行善則得之行惡則失之汝念此無常哉無

絕棄我言而不念若享有國土當明汝服行之教令使可法高大汝所聽用先王道德之言以安治民也

○**禮記**享有至可則。正義曰以不環殄。王若曰往哉即享有國土也服行之命謂德刑也

封勿替敬典**禮記**汝往之國勿廢所宜敬之常法聽朕

晉汝乃以殷民世享**禮記**順從我所告之言即汝乃以

殷民世世享國福流後世**禮記**王若至世享。正義曰以須高聽治民故王命

順其德而言曰汝往之國哉封乎勿廢所宜敬之常法即聽用我誥是也汝如此則汝乃得以殷民世世

享國而言不絕國祚短長由德也又言王若曰者一篇終始言之明於中亦有若也

酒誥第十二

周書

酒誥

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嗜市

志反

康叔至酒誥。正義曰以梓材云

連屬之

若茲監故云康叔監殷民也鄭以為

兼為居殷墟化紂餘民不主於牧下篇云監監

亦指為君言之也明監即國君監一國故此言

監殷民不言監一州若大宰之建牧立監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

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

朝歌以北是

○王若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

者未聞也俗儒以為成王骨節始成故

尚書疏

卷之十四 二十

及古易

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
沒因為謚衛賈以為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
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為後錄書者加之
禾敢專從故曰未聞也妹邦馬云妹邦即牧養之地
欲令力呈反下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穆文王弟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

王弟稱穆周自后稷而封為始祖后稷生不窋為昭

駟陶為穆公劉為昭慶節為穆皇僕為昭差弗為穆

毀掄為昭公非為穆高圉為昭亞圉為穆諸蓋為昭

大王為穆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故左傳宮之奇云大

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又富辰

云管蔡已下十六國文之昭也昭一音韶窋音竹律

反掄音投熬音張

流反大並音太 厥誥慈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

夕曰祀茲酒

傳文王其所告慎眾國眾士於少正宜

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必

少詩惟天降命暨我民惟元

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

反下則

天

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

天下威罰使民

無非以酒為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

○惟行下孟反

注及下差

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於小夫

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

○

王若至惟辜正義曰

公以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曰汝當明施大教命於妹國而戒之以酒所以須戒酒者以汝父於廟次穆考文王始國在酉土岐周為政也其誥慎所職眾國眾士於少正官御治事吏朝夕勅之曰惟祭祀而

用此酒不常為飲也。所以不常為飲者，以惟天之下
 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大祭祀，故以酒為祭。
 不主飲，故天下威罰於我民，用使之大為亂，以喪其
 德，亦無非以酒為行而用之，故於小大之國，用使之
 喪亡，亦無非以酒為罪，以此眾事少正，皆須戒酒也。
 是文王以酒為重戒，汝不可不法也。○**傳**周公至北
 是。○正義曰：此為下之目，故言明施大教命於妹國。
 此妹與沫一也，故沫為地名，紂所都，朝歌以北，但妹
 為朝歌之所居也。朝歌近妹邑之南，故云以北。是詩
 又云沫之東矣。沫之鄉矣，即東與北為鄉也。妹屬鄘，
 紂所都在妹，又在北與東是地，不方平，偏在鄘多故
 也。馬鄭王本以文涉三家，而有成字，鄭玄云：成王所
 言成道之。王三家云：王年長骨節成，立皆為妄也。○
傳父昭至之政。○正義曰：以穆連考，故以昭穆言之。
 文王廟次為穆，以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
 本云：后稷生不窋，為昭不窋生鞠陶，為穆鞠陶生公
 劉，為昭公劉生慶節，為穆慶節生皇僕，為昭皇僕生
 差弗，為穆差弗生毀掄，為昭毀掄生公非，為穆公非。

差弗為穆差弗生毀檢為昭毀檢生公非為穆公非

生高圍為昭高圍生亞圍為穆亞圍生細細為昭細
紺生大王亶父為穆亶父生季歷為昭季歷生文王
為穆據世次偶為穆也左傳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
言大王為穆而子為昭又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亦
王季為昭而子為穆與文王同穆也又管蔡邲霍等
十六國亦曰文王之昭則以文王為穆其子與武王
為昭又曰邢晉應韓武之穆以繼武王為昭也將言
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者據今本先故言始為
初始為政然則居豐前故云西土欲將言道文王諸
恭庶邦以下之政故先本之云肇國在西土。文
王至常飲。正義曰告勅使之敬慎故曰告慎其衆
國即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為士則卿大夫
俱在內少正御治事以其卑賤更別目之朝夕勅之
丁寧慎之至也。惟天至祭祀。正義曰世本云
儀狄造酒夏禹之臣又云杜康造酒則人自意所為
言天下敎命者以天非人不因人為者亦天之所使
故凡造立皆云本之天元祀者言酒惟用於大祭祀
見戒酒之深也顧氏云元大也洛諸稱秩元祀孔以

為舉秩大祀大劉以元為始誤也。○**傳**天下至亂行

○正義曰民自飲酒致亂以被威罰言天下威者亦

如上言天之下教命令民作酒也為亂而罪天理當

然故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俗本云不為亂行定

本云亦為亂行俗本誤也。○**傳**於小至為罪也。○正

義曰小大之國謂諸侯之國有大小也上言民用大

亂指其身為罪此言邦用喪言其邦國喪滅上文總

謂貴賤之人此則專指諸侯之身故也惟行用酒惟

罪身得罪亦**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傳**小

互相通也

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無常飲

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傳**於所治眾國飲酒惟

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至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

土物愛厥心臧**傳**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所

土物愛厥心臧

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

大德小子惟一

傳

言子孫皆聰聽父祖之常教於小

大之人皆念德則子孫惟專一

疏

文王至惟一。正義曰前文王戒酒

以為所供當重飲之則有滅亡之害此更戒之令以

德自將不可常飲故又云文王誥教其民之小子與

正宮之下有職事之人謂羣吏汝等無得常飲酒也

於所治眾國之君臣民眾等言飲酒惟當因祭祀以

德自將無令至醉又自申文王之教小子者不但身

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民

等當教道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

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既父祖稟

文王之教以化其子孫而子孫能聰審聽用祖考之

常訓言愛物以戒酒也不但民之小子為然其於小

大德之士大夫等亦皆能念行文王之德以教其子

孫故子孫亦聰聽之小子惟皆專一而戒其酒其民

及在位不問貴賤子孫皆化則至成長為德可知也
○**傳**小子至飲酒○正義曰知小子謂民之子孫者
以下文云我民迪小子又云奔走事厥考厥長故知
小子謂民之子孫也知有正有事非士大夫而云正
官治事謂下羣吏者以文與小子相連故知是正官
下治事之羣吏○**傳**於所至至醉○正義曰以述上
文內外雙舉此為小子及民與士大夫可知其外宜
有國若故下云指戒康叔為國之事故摠言眾國惟
於祭祀得飲酒猶以德自將無令至醉大傳因此言
宗室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得有醉與不醉而出與不
出之事而以德自將無令至醉亦一隅之驗文王為
諸侯而云眾國者文王為西伯又三分有二諸侯故
得戒眾國也○**傳**文王至心善○正義曰以惟曰為
教辭故言文王化我民愛惜土物而不損耗則不嗜
酒故
心善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傳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

當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

○長之丈反下注長官諸侯之長

擊率

車牛遠服用孝養厥父母

傳

農功既畢始牽車牛

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買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

其父母

○賈音古養牛亮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傳

其父

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庶士有正越

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

傳

宋伯君子長官大夫統

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爾大克羞者惟

君爾乃飲食醉飽

傳

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

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戒羣吏以聽教次戒

康叔以君義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傳我大

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

成矣○省悉井反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傳能考

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

乃能自大用逸之道○饋其位反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傳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

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任音壬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

忘在王家傳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

而佑之長不見忘在王家疏妹土至王家○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

成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正義曰既上言文王之教今指

戒康叔之身實如汝當法文王斷酒之法故今往宮
使妹上之人繼爾股肱之教爲純一之行其當勤於
耕種黍稷奔馳趨走供事其父與兄其農功既畢始
牽車牛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父母
以子如此善子之行子乃自洗潔謹敬厚致用酒以
養此亦小子土物愛也又謂汝衆士有正之人及於
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衆士有正者其汝亦常聽用
我斷酒之教勿違犯也汝康叔大能進行老成人之
道則惟可爲君矣如此汝乃爲飲食醉飽之道由須
進行老成人故我大惟教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所
爲進行中正之德卽是進行老成人惟堪爲君能考
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以能進饋祀人
神所助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如此用逸則乃信
惟王正事之大臣不但正事大臣如此亦惟天順其
大德而佑助之長不見遺忘在王家矣可不務乎○
傳今往至父兄○正義曰以妹土爲所封之都故言
今往繼汝股肱之教者君爲元首臣作股肱君倡臣
行施由股肱故言繼其教也言奔走者顧氏云勤種

黍稷奔馳趨走也。○**禮**農功至父母。○正義曰：若當農功，則有所廢，故知既畢，乃行。故云：始牽車牛，即牽將大車，載有易，無遠求，盈利所得，珍異而本不損，故可孝養其父母，亦愛土物之義也。○**禮**其父至酒養。○正義曰：以人父母欲家生之富者，若非盈利，雖得其養，有喪家資，則父母所不善。今勤商得利，富而得養，所以善子之行也。○**禮**眾伯至違犯。○正義曰：眾伯君子，統眾士，有正者，經云：庶士有正者，戒其慎酒。從卑至尊，故先教子孫，乃及庶士眾百君子。○**禮**汝大至君義。○正義曰：釋詁云：羞，進也。既以慎酒立教，是大能進行，老成人之道，是惟可為人君矣。以人君若治，不得有所民事，可憂，雖得酒食，不能醉飽。若能進德，民事可平，故為飲食可醉飽之道。以羣臣言聽教，即為臣義，不過慎酒進德，次戒康叔，以君義亦有聽教，明為互矣。○**禮**我大至成矣。○正義曰：以言曰：故以為教，辭即教，以大克羞者，長省古道，是老成人之德考，其中正是能大進行，可以惟為君，故云：則君道成矣。○**禮**能考至之道。○正義曰：以聖人為能饗。

帝孝子為能饗親考德為君則人治之已成民事可
以祭神故考中德能進饋祀於祖考人愛神助可以
無為故大用逸之道即上云飲食醉飽之道也鄭以
為助祭於君亦非其義勢也以下然茲亦惟天據人
事是惟王正事大臣本天理故天順其大
德不見忘在於王家反覆相成之勢也 王曰封我

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

傳 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

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常飲故我至

于今克受殷之命 **傳** 以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

能受殷王之命 **疏** 王曰封至之命。正義曰於此乃
摠言不可不用文王慎酒之教王

命之曰封我文王本在西土以道輔訓往日國君及
治事之臣大夫士與其民之小子其此等皆庶幾能

用文王教而不厚於酒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之
 王命以此故不可不用其教以斷酒。傳我文至常
 飲。正義曰棊輔也徂往也以事已過故言往日恐
 嘗酒不成其德故以斷酒輔成之其御事謂國君之
 下衆臣也不厚於酒即無彝
 酒也故云不常飲摠述上也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

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傳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

湯蹈道畏天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

乙成王畏相。傳能常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

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相息亮
 反下同

惟御事厥棊有恭不敢自暇自逸。傳惟殷御治事之

臣其輔佐畏相之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

豫○暇還 矧曰其敢崇飲○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

敢况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

伯○ 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國伯諸侯之長

言皆化湯畏相之德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 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

官亦不自逸越百姓里居○ 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

致仕居田里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自

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湏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

敬法亦不暇飲酒○ 湏面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

辟傳

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

人之道必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 **辟扶** **王**

封我聞至祗辟○正義曰以周受於殷文王之前殷

代也今又衛居殷地故舉殷代以酒興亡得失而為

戒王命之曰封我聞於古所聞惟曰殷之先代智道

之王成湯於上蹈道以畏天威於下明著加於小民

即能常德持智以為政教自成湯之後皆然以至于

帝乙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其君既然惟殷

御治事之臣其輔相於君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

自逸豫况曰其敢聚會羣飲酒乎於是在外之服侯

甸男衛國君之長於是在內之服治事百官眾正惟

次大夫雖服事尊官於百官族姓及致仕在田里而

居者皆無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亦自不暇飲所以
不暇者惟以助其君成其王道合德顯明又於正人
之道必正身敬法正身以化下不令而行故不暇飲
是亦可以為法也○**傳**聞之至小民○正義曰言聞

是亦可以爲法也。○禮記之至小民。○正義曰言問

之於古是事明衆見也。下言自成湯知此則道易矣。也王者上承天下恤民皆由蹈行於道畏天之罰已

故也。又以道教民故明德著小民。○禮記能常至爲非

○正義曰德在於身智在於心故能常德持智印上

迪畏天顯小民爲自湯後皆爾。○禮記惟殷至逸豫。○

正義曰此事當公卿故下別云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也爲君畏相故輔之若寬暇與逸豫則不恭敬故不

敢爲也。○禮記崇聚至明無。○正義曰釋詁云崇充也

充實則集聚故崇爲聚也。飲必待暇逸猶尚不敢暇

逸故言澆敢聚集飲酒乎明無也。○禮記於在至之德

○正義曰以公卿與國爲體承君共事故先言之。然

後見廣故自外及內舉四者以摠六服又因衛爲蕃

衛故不言采也。國謂國君伯言長連屬卒牧皆是見

徧在外爲君故言化湯畏相之德。○禮記於在至自逸

○正義曰畿外有服數畿內無服數故爲服治事也

言百官衆正爲摠之文。但百官衆正除六卿亦有大夫

夫及士士亦有官首而爲政者。惟亞傳云次大夫者

謂雖爲大夫不爲官首者。亞次官首故云亞舉大夫

尊者為言其實士亦為亞次之官必知惟亞兼士者
 以此經文上下更無別見士之文故知兼之惟服宗
 工總上自僚庶尹及惟亞言服治職事尊官之故亦
 不自逸惟亞等雖不為官首亦助上服治政事或可
 非官首者服事在上之尊官亦不自逸○**傳**於百至
 里者○正義曰每言於者繼上君與御事為於此不
 言在從上內服故也百官族姓謂其每官之族姓而
 與里居為摠故云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也○**傳**自
 外至飲酒○正義曰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酒亦
 上御事云亦不暇不暇則不逸可知助君敬法逆探
 也
 下經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傳**嗣王紂也酣

樂其身不憂政事
 ○**傳**戶甘
 反樂音洛
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

怨不易**傳**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所

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
 ○易如字
誕惟厥縱淫

夫于非彝胡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
 ○**傳**紂大惟其

決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紂大惟其

縱淫決于非常用燕安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

其心縱子用反注同決音溢又作逸亦作佚盡許力反惟荒腆于酒不惟自

息乃逸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

初佳反又初賣反厥心疾狠不克畏死紂疾狠其心不能

畏死言無忌憚狠胡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紂

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弗惟

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紂不念發聞其德

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庶羣

自酒醒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周愛于殷惟逸

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

無愛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音問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言凡為天所亡天非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至速辜。正義曰既言帝乙以上慎酒以存故又言

紂嗜酒而滅我聞亦惟曰殷之在今帝乙後嗣之謂

紂王酣樂其身不憂於政事施其政令無顯明之德

於民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大惟其縱淫泆

於非常用燕安之故喪其威儀民見之無不盡然痛

傷其心也皆由惟大愛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止息乃

過逸其內心疾害狼戾不能畏死聚罪人在商邑而

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也不念發聞其德令之馨

香使祀見享升聞于天大惟行其淫虐為民下所怨

紂衆羣臣集聚用酒荒淫腥穢聞在上天故天下喪

亡

亡於殷無愛念於殷惟以紂奢逸故非天虐殷以法之惟紂爲人自召此罪故也。言紂至變易。正

義曰施其政令於民無顯明之德言所施者皆是亂亂之政也紂意謂之爲善所敬之所安之者及其施行皆是害民之事爲民所怨紂之爲惡執心堅固不可變易也。紂大至其心。正義曰誕訓爲大言

紂大惟其縱淫泆於非常之事。紂衆至逸故。正義曰紂衆羣臣用酒沈荒用者解經之自定本作

自俗本多誤爲嗜。言凡至召罪。正義曰此言惟人謂紂也今變言人者見雖非紂亦然

王曰

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

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古賢聖有

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

吉凶。監工陷反。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

尚書

卷之四 三十

卷之四

于時

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大視此

為戒撫安天下於是

疏

王曰封予至于時。正義曰既陳殷之戒酒與嗜酒以致

與亡之異故誥之王命言曰封我不惟若此徒多出言以誥汝而已我自戒酒已親行之汝可法之也

以親行者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以水監但見已形以民監知成敗故也以須民監之故今

殷紂無道墜失其天命我其可不**予**惟曰汝勅殷大視以為戒撫安天下於今時也

獻臣

勅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

用之

勅苦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傳

侯甸男

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

傳

於善臣百尊

官不可不填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則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

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況能迫迴萬民之司

徒乎言任大○圻巨依反父音甫薄蒲各反徐又若

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宏也宏父司空當

順安之司馬司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

任之則君道定況汝剛斷於酒乎○辟必亦反

至於酒○正義曰殷之存亡既可以為監若是故我

惟告汝曰汝當堅固愛慎殷之善臣及侯甸男衛之

君則在外尚然況已下太史所賓友內史所賓友於

善臣百尊官而不固慎乎此之卑官猶尚固慎況惟

汝之身事所服行美道服行美事治民而可不固慎乎於己身事猶當固慎况惟所敬順疇盜之所父能迫迴萬民之農父所順所安之宏父此等大能臣固慎則可定其為君之道固慎大臣雖非急要尚能使君道得定况汝又能剛斷於酒乎善所莫大不可加也。○**訓** 劫固至用之。○正義曰劫固釋詁文將欲斷酒為重故節文以相况慈訓為慎言誠堅固謹慎皆敬而擇任之其文通於下皆固慎。○**訓** 侯甸至賓友乎。○正義曰太史掌國六典依周禮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也內史掌八柄之法者爵祿廢置殺生與奪此太史內史即康叔之國大夫知者以下圻父農父宏父是諸侯之三卿明太史內史非王朝之官所賓友者敬也。○**訓** 於善至民乎。○正義曰於善臣即上經殷獻臣也百尊官即上侯甸男備太史內史也服行美道服事治民即上汝之身事知服事是治民者民惟邦本諸侯治民為事故也鄭玄以服休為燕息之近臣服采為朝祭之近臣非孔意也。○**訓** 圻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主圻封故云圻父

折父至任大。正義曰司馬注折樹故云折父也。

者尊之辭以司徒致民五土之藝故言農夫也以司
馬征伐在乎闡外所專故隨順而疇咨之言君所順
疇也迫近迴繞於萬民言近民事也二者皆任大。
○**傳**宏大至酒乎。正義曰宏大釋詰文以司空亦君
所順所安和之故言當順安之諸侯之三卿以上有
司馬司徒故知宏父是司空言大父者以營造為廣
大國家之父因節文而分之乃摠之言司馬司徒司
空列國三卿令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剛斷
於酒乎為甚之義也其定辟摠上自劫悉殷獻已下
獨言三卿者因文相况而接之其實總上也三卿不
次者以司馬征伐為重次以政教安萬民司徒為重
司空直指營造故在下也司徒言於萬民為迫迴者
事務為主故也司徒不言若者
互相明皆為治民而君所順也。**厥或誥曰羣飲汝勿**
佚**傳**其有誥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
之勿令失也。**傳**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傳**盡執

○佚音逸

拘羣飲酒者以歸於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

子忍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涵于酒勿庸殺之

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

酒勿用法殺之 惡鳥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

以享國 三息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

獨乃事時同于殺 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

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

至于殺 正義曰以為政莫重於斷酒故其有人詰

汝曰民今飲酒相與羣聚是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

勿令失矣。盡執拘以歸於周之京師。我其擇罪責。不殺之也。又惟殷之蹈惡俗。諸臣惟其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用法殺之。以漸染惡俗。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可以享國。汝若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天子不憂汝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不可不慎。○禮盡執至殺之。○正義曰。言周故爲京師。但飲有稀。數罪有大小。不可一皆盡殺。故知擇罪重者殺之。○禮又惟至殺之。○正義曰。言諸昏謂尊者及其下列職衆官。不可用法殺之。明法有從施。此由殷之諸臣漸染紂之惡俗。日久故不可卽殺其衛國之民。先非紂之舊臣。乃羣聚飲酒。恐增長昏亂。故擇罪重者殺之。據意不同。故殺否有異。○禮以其至享國。○正義曰。禮成於三。故必三申法令。有此明訓。總上之辭。故得享國。○禮汝若至之罪。○正義曰。汝不用我教。辭則不是。憂念故惟我一人。不憂汝不潔。汝之政事。惟穢惡不復教之。使潔靜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恚禮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

之勿辯乃司民涵于酒傳辯使也勿使汝主民之吏

涵於酒言當正身以帥民疏王曰封至于酒○正義曰以戒酒事終故結之

王命言曰封汝當常聽命我所使汝慎者篤而行之勿使汝主民之吏若宰人者沈涵於酒當正身以帥民

梓材第十三

周書

梓材傳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音子梓

本亦作杼焉云古作梓字治木器疏曰梓治土器曰陶冶金器曰冶傳告康至治材○正

義曰此取下言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故云為政之道如梓人治材此古杼字今文作梓梓木名

木之... 匠之名下

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為木之工匠之名下有稽田作室乃言梓材三種獨用梓材者雖三者同喻田在於外室摠於家猶非指事之器故取梓材以為功也因戒德刑與酒事終言治人以治器而結之故也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傳言當用其衆人之

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政

於國○暨其器反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傳汝當信用其臣

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民惟乃國

君之道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傳汝惟君道使順常

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可師法司徒司馬司空尹旅

曰予罔厲殺人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皆順典

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亦厥君先

敬勞肆徂厥敬勞

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

女往治民必敬勞來之

勞力報反下同來力代反

肆往姦宄殺

人歷人宥

以民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

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

敬勞之

宥音軌

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聽訟折獄

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

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見如字徐賢遍反戕敗徐在羊反又七良反馬云

殘也折屈曰至人宥。正義曰王曰封汝為政高之舌反。屈曰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鄰家等大家之政於國然後汝當信用其臣以通達王教於民惟乃可為國君之道汝為君道故當使上下順常於是曰我有典常之師而師法是君之順典常也其下司徒司馬司空國之三卿及正官衆大夫亦皆順典常而曰我無虐厲殺人之事是使臣之順常也如此君臣皆能順常則為善矣為君之道非但順常亦須敬勞之故云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心以愛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之又以民須敬勞之故汝往之國詳察其姦宄及殺人之人二者所遇歷之人原情不知有所寬宥以斷獄務從寬故汝往治亦當見其為君之事而民有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此亦為敬勞之也。言當至於國。正義曰以用也豎與也言用通厥臣可用明此皆賢與良也厥臣文在大家之上故知小臣也言用之者既用其言以為政又用其人以為輔本之得大家所用統之即君所遣也以大夫稱家對士庶有家而非

大故云大家卿大夫在朝者都家亦卿大夫所得邑也又公邑而大夫所治亦是也用此以行政令上達於國使人君知之也即是庶人升為士又用庶人進在官者小臣亦得進等而用之周禮有都家之官鄭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家謂大夫所食采地傳以大家言之摠包大臣故言卿大夫及都家之政卿大夫之政謂在朝所掌者都家之政謂采邑所有政事二者並當通達之於國故連言之○**傳**汝當至之道○正義曰言汝當信用臣即信用卿大夫及都家自然大家也傳用小臣與庶人故得通王教於民也人君上承於王下治民事故交通其政惟乃國君之道而已鄭以於邑言達大家於國言達王與邦君王為二王之後即亂名實也○**傳**汝惟至師法○正義曰即上民事王教通於國人是順常也故摠上惟邦君言汝惟君道使順常也典常可師即順常也○**傳**言國至善矣○正義曰此連上蒙若恆之文故云國之三卿正官眾大夫皆順典常也不言士衆可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令康叔之語但在臣

直為此也以上命令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殺

河知也此曰予罔厲殺人所謂命康叔之語俱在臣

下宜為此也以上令下行行之在臣故云我無厲虐
殺人之事互明君及臣皆師法而無虐。傳亦其至

來之。正義曰亦其為君之道者為邦君之道非直
順常亦須敬勞故往必敬勞即論語云先之勞之是

也。傳以民至勞之。正義曰上文無罪敬勞此惟
就有罪者原情免宥亦敬勞也其實姦宄不殺人者

殺人亦是姦宄但重言而別其文姦宄及殺人二者
並是賊害自當合罪不可寬宥其所過歷之人情所

不知故詳察寬宥以為敬勞之。傳聽訟至宥之。
正義曰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使物不失其所故宥

非原情當見其為君之事與上厥君終始相承於姦
上言肆往此亦以罪事往可知也言宥明情亦可原

故知過誤。王啓監厥亂為民。傳言王者開置監官其
殘敗人也。王啓監厥亂為民。傳言王者開置監官其

治為民不可不勉。監工暫反劉工銜反下同。曰無
為于偽反注同治直吏反。曰無

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傳當教

民無得相殘傷相虐殺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妾

婦和合其教用大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屬婦上音蜀妾之

事妻也令力呈反篇末同冤紆元反一本作以元反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曷以傳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

所施何用不可不勤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

辟傳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

常務之○恬田廉反辟扶亦反王啓至攸辟○正義曰周公

監官其治主為於民故也以此當教民曰無得相傷殘無得相虐殺而為重害也何但不可為重害民之相於當至於敬養寡弱至於存恤屬婦和其教用大道以相容無使至冤枉所以如此者以王者其當

效實國君及於御治事者惟須知其致命所歸
知其善惡故不可不勤也所效實若能長養民長
民用古者明王之道而治之如此為監無所復罪
當務之○**傳**當教至冤枉○正義曰以言曰故知當
教民也殘謂不死虐甚則殺故二文也經言屬婦傳
言妾婦者以妾屬於人故名屬婦此經屬婦與寡弱
為例則非關嫡婦也何者妻子是家中之貴者不至
冤枉故也○**傳**王者至不勤○正義曰以君臣共國
事故并效御治事而知其所施則下不得為非
卽是王使存省侯伯監治是也故不可不勤 **惟曰**

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修為厥疆畎**傳**言為君監

民惟若農夫之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修治

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 **畎**○蓄側其反 **若**
畎工犬反

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傳**如人為室家已勤

立垣牆惟其當塗墍茨蓋之

○垣音袁牆音庸馬云單曰垣高曰牆墍徐許

既反說文云仰塗也廣雅云塗也

馬云堊色一音故愛反茨徐在私反

若作梓材既勤樸

斲惟其塗丹覆

爲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爲器已勞

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後成以言數

化亦須禮義然後治

○樸普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竹角反覆枉略反徐烏郭反馬

云善丹也說文云讀與霍

惟曰至丹覆○正義曰

同也又一郭反字林音同

既言王者所以效實國

君爲政之事故此言國君爲政之喻惟爲監之事曰

若農人之考田也已勞力徧布蓄而耕發其田又須

惟其陳列修治爲疆畔畎壟以至收穫然後功成又

若人爲室家已勤力立其垣牆又當惟其塗而墍飾

茨蓋之功乃成也又若梓人治材爲器已勞力樸治

斲削其材惟其當塗而丹漆以朱覆然後成以喻人

若爲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一當惟其飾以

君為政之道亦勞心施政除民之疾又當惟其飾以禮義使之行善然後治。○**禮**為政至後治。○正義曰

此三者專別而喻同也先遠而類疎者乃漸漸以事近而切者次之皆言既勤於初乃言修治於未明為

政孜孜因前基而修使善垣墉故也皆詳而復言之室器皆云其事終而考田止言疆畎不云刈穫者田

以一種但陳修終至收成故開其初與下二文互也二文皆言數即古塗字明其終而塗飾之其室言塗

墍亦塗也總是以物塗之美謂蓋覆也器言塗丹獲塗丹皆飾物之名謂塗丹以朱獲獲是彩色之名

有青色者有朱色者故鄭玄引山海經云青丘之山多有青獲此經知是朱者與丹連文故也**今王**

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言文武已勤用明**

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夾音協近也**庶邦享作兄弟**

方來亦既用明德**眾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

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

朝

直遙反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傳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

集衆國大來朝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

王肆

傳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

則於先王之道遂大

○付如字馬本作附拓音託

王惟德用和懌

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傳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

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懌音亦字又作斲下同先悉薦反注同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

王

傳

為監所行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

於萬年承奉王室

○監古陷反
為于威反

子子孫孫永保民

傳

又欲令其子孫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今王至保只
正義曰此

戒康叔已滿三篇其事將終須有摠結因其政術言
法於明王上下相承資以成治故稱今者王命惟告
汝曰先王文武在於前世已自勸用明德拓懷遠人
使來以為親近也以明德懷柔之故眾國朝享於王
又相親善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化上奉
用先王之明德矣是先王行明德下亦行明德以從
之而可法也先王既然凡為君以君天下者亦如先
王用常法則和集眾國使之大來朝享亦須同先王
用明德也君天下者當如此今天大天已付周家治九
州之中國民矣周家之王若能為政用明德以懷萬
國遠拓其疆界土壤則先王之道遂更光大以此今
王須大先王之政惟明德之大道而用之以此和悅
而先後其天下迷愚之民使之政治用此所以悅先
王受命使之遂大之義故也是明德不可不務故我

周王今亦行之汝為人臣可以不法乎當法王家勤
 用明德治國也汝若能法我王家而用明德是為善
 不可加因歎云已乎如此為監則我周家惟曰欲汝
 至於萬年惟以承奉王室令其子子孫孫累世長居
 國以安民。○**傳**言文至法之。○正義曰言先王知謂
 文武也夾者是人左右而來之故言近也。○**傳**衆國
 至明德。○正義曰享施於王而兄弟為相於之辭明
 彼此皆和協親仁善鄰左傳文以先王用明德於下
 之所行今亦奉用為亦先王耳。○**傳**大天至遂大。○
 正義曰肆遂也申遂故為大越遠也使天下賓服故
 遠拓界壤以益先王故為遂大也。○**傳**今王至之義
 ○正義曰言用德亦是明德也先後若詩云子曰有
 先後謂於民心先未悟而啓之已悟於後化成之故
 謂教訓也先王本欲子孫成其事今化天下使善是
 悅先王受命其和悅先王即遠
 拓疆土悅其受命即遂大也

尚書註疏卷第十四

尚書註疏卷第十五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召誥第十四

周書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

傳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欲以

為都故成王居焉使召公先相宅

傳

相所居而卜之

遂以陳戒

○召時照反相息亮反下注同

作召誥

召誥

傳

召公以成王新即政因相宅以作誥

疏

成王

至召誥。正義曰：成王於時在豐，欲居洛邑，以為王都，使召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敘其事作召誥。

武王至居焉。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

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名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畧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

公先往相其所居之地。因卜而營之。王與周公從後而往。召公於庶殷大作之時。乃以王命取幣以賜周公。因告王宜以夏殷興亡為戒。史敘其事作召誥。武王至居焉。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服虔注云。今河南有鼎中觀云。九鼎者。案宣三年左傳。王孫滿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實一鼎。案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但游說之辭。事多虛誕。不可信用。然鼎之上備載九州山川異物。亦可疑。未知孰是。故兩解之。傳相所至陳戒。正義曰。孔以序言相宅於經。意不盡。故為傳以助成之。名公相所居而卜之。及其經營大作。遂以陳戒史錄陳戒為篇。其意不在相宅序。以經具故畧之耳。言先相宅者。明於時周公攝政居洛邑。是周公之意。周公使召

公先行故言先以見周公自後往也。○**傳**召公至作誥。○正義曰武王既崩周公即攝王政至此已積七年將歸政成王故經營洛邑待此邑成使王即政召公以成王將新即政恐王不順周公之意或將惰於政事故因相宅以作誥也作誥之時王未即政周公作洛誥為反政於成王召公陳戒為即政後事故傳言新即政也

惟二月既望**傳**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五日日月相望

因紀之**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傳**於已

望後六日二十一日成王朝行從鎬京則至於豐以

遷都之事至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以祖見

考。鎬胡老反見賈**惟太保先周公相宅****傳**太保三

尚書流 卷之二十五 二 及古易

公官名召公也召公於周公前相視洛居周公後往

○先息薦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越三日戊申太保

朝至于洛卜宅肫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於順來

三月丙午肫於肫三日三月五日召公早朝至於洛

邑相卜所居○肫芳尾反又普厥既得卜則經營

其已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

待洛反朝直遙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

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於戊申三日庚戌以衆殷

之民治都邑之位於洛水北今河南城也於庚戌五

日所治之位皆成言衆殷本其所由來

內如
說
二

月至位成。正義曰惟周公攝政七年二月十六日

其日為庚寅既日月相望矣於已望後六日乙未為

二月二十一日王以此日之朝行自周之鎬京則至

于豐以遷都之事告文王之廟此日王惟命太保召

公先周公往洛水之旁相視所居之處太保即行其

月小二十九日癸卯晦於二月之後順來三月惟三

日丙午朔而月生明於朏三日戊申即三月五日太

保乃以此朝且至於洛即卜宅其已得吉卜則經營

之規度其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於戊申三日庚戌

為三月七日太保乃以衆所受於殷之民治都邑之

位於洛水之洧謂洛水北也於庚戌五日為三月十

一日甲寅而所治之位皆成矣。傳周公至紀之。

正義曰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洛誥是

攝政七年事也洛誥周公云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此篇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正是一事知此二月是

周公攝政七年之二月也望者於月之半月當日衛

禮見考也古廟當先祀後考此必於豐告文王可知以告

京告武王也。○**明**明至所居。○正義曰說文云**明**

月未盛之明故為**明**也周書月令云三日粵**明**字

從月出是入月三日明生之名也於**明**來者於三月

之後依順而來次三月也二月乙未而發豐歷三月

丙午**明**又於**明**三日是三月五日凡發豐至洛為十

四日也召公早朝至于洛邑相卜所居當以至洛之

日即卜也。○其已至位處。○正義曰經營者考工

記所云匠人營國方九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是也

下有丁巳郊故知規度城郭郊廟朝市之位處也匠

人不言郊以不在國內也匠人王城方九里如典命

文又以公城方九里天子城十二里鄭玄兩說孔無

明解未知從何文也郊者司馬法百里為郊鄭注周

禮云近郊五十里禮記祭天子南郊祭地于北郊皆

謂近郊也其廟案小宗伯云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

宗廟鄭注朝士職云庫門內之左右其朝者鄭云外

朝一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是論衆庶之朝內朝二

者其一在路門外王每日所視謂之治朝其一在路

尚書疏

卷之二十五

及古制

與宗人圖私事顧氏云市處王城之北朝為陽故在
南市為陰故處北今案周禮內宰職佐后立市然則
后既主陰故立市也。傳於戊至由來。正義曰於
戊申後三日庚戌為三月七日也水內曰汭蓋以人
南面望水則北為內故洛汭為洛水之北鄭云震曲
中也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治在洛陽縣河南城別為
河南縣治都邑之位於洛北今於漢河南城是也所
治之位皆成布置處所定也治位乃是周人而言眾
殷者本其所由來言本是殷民今來為我周家役也
莊二十九年左傳發例云凡土功水昏正而裁日至
而畢此以周之三月農時役眾者彼言尋常土功此則遷都事大不可拘以常制也

若翼曰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於

洛汭則達觀于新邑營傳周公通達觀新邑所營言

周徧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傳於乙卯三日用

牲告立都位於天以后饗配故二牛后饗於天有

牲告立郊位於天以后稷配故二牛后稷貶於天有

羊豕羊豕不見可知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傳告立社稷之位用太牢也共工氏子曰

句龍能平水土祀以為社周祖后稷能殖百穀祀以

為稷社稷共牢○共音恭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

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傳於戊午七日甲子是時諸

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侯甸

男服之邦伯使就功邦伯方伯即州牧也厥既命殷

庶庶殷丕作傳其已命殷衆衆殷之民大作言勸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傳諸侯公卿並

觀於王王與周公俱至文不見王無事召公與諸侯

出取幣欲因大會顯周公復扶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旅王若公傳召公以幣入稱成王命賜周公曰敢

拜手稽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疏若翼至若公正義曰順位成

之明日乙卯三月十二日也周公以此朝且至於洛

則通遠而徧觀於新邑所經營其位處皆無所改易

於乙卯三日丁巳三月十四日也用牲於郊告立祭

天之位牛二天與后稷所配各用一牛於丁巳明日

戊午乃祭社於新邑用太牢牛一羊一豕一於戊午

七日甲子二十一日也周公乃以此朝且用策書命

衆殷在侯甸男服之內諸國之長謂命州牧使告諸

國就功作其已命殷衆衆殷皆歡樂勸事而大作矣

太保召公乃以來國大君諸侯出取幣乃復入稱成
王命以賜周公曰我敢拜手稽首以戒王陳說王所
宜順周公之事。○**傳**周公至洛汭。正義曰周公以
順位成之明日而朝至則是三月十二日也其到洛
汭在召公之後七日不知初發鎬京以何日也成王
蓋與周公俱來鄭云史不書王往者王於相宅無事
也。○**傳**於乙至可知。正義曰知此用牲是告立郊
位於天者此郊與社於攻位之時已經營之今非常
祭之月而特用牲祭天知是郊位既定告天使知而
今後常以此處祭天也禮郊用特牲不應用二牛以
后稷配故二牛也郊特牲及公羊傳皆云養牲以養
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言用彼為稷牛者以之祭帝
其稷牛隨時取用不在滌養是帝稷各用一牛故二
牛也先儒皆云天神尊祭天明用犢賁誠之義稷是
天神祭用太牢既於天神法有羊豕因天用牛遂云
牛二舉其大者從天言之羊豕不見可知也詩頌我
將祀文王於明堂云惟羊惟牛又月令云以太牢祠
于高禘皆據配者有羊豕也。○**傳**告立至共牢。正

義曰經有社無稷稷是社類知其同告之告立社稷
 之位其祭用太牢故牛羊豕各一也句龍能平水土
 祀之以爲社后稷能殖百穀祀以爲稷左傳魯語祭
 法皆有此文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氏說社稷惟
 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是孔之所用孝經說社爲土
 神稷爲穀神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之所從而武成
 篇云告于皇天后土孔以后土爲地言后土社也者
 以泰誓云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以后土爲社也小
 劉云后土與皇天相對以后土爲地若然左傳云句
 龍爲后土豈句龍爲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
 同而義異也社稷共牢經無明說郊特牲云社稷太
 牢二神共言太牢故傳言社稷共牢也此經上句言
 于郊此不言于社此言社于新邑上句不言郊於新
 邑上句言用牲此言牛羊豕不言用告天不言告地
 告社不言告稷皆互相足從省文也洛誥云王在新
 邑烝祭玉入太室禋則洛邑亦立宗廟此不云告廟
 亦從省文也。傳於戊至牧也。正義曰康誥云周
 公初基建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此是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與此一事也故知是
時諸侯皆會故周公乃昧爽以賦功屬役書命衆殷
在侯甸男服之邦伯使就築作功也康誥五服此惟
三服者立文有詳畧耳昭三十二年晉合諸侯城成
周左傳稱命役書於諸侯屬役賦丈此傳言賦功屬
役其意出於彼也賦功謂賦斂諸侯之功科其人夫
多少屬役謂付屬役之處使知得地之尺丈也邦伯
諸國之長故爲方伯州牧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
卽州牧也周公命州牧使州牧各命其所部。傳諸
侯至周公。正義曰上云周公朝州書命庶殷者周
公自命之其事不由王也庶殷旣已大作諸侯公卿
乃並覲於王其時蓋有行宮王在位而諸侯公卿並
覲之旣入見王乃出取幣初不言入而經言出者下
云乃復入則上以入可知從省文也下賜周公言旅
王若公明此出入是覲王之事而經文不見王至故
傳辯之王與周公俱至自此以上於王無事故不見
也正以經文不見王至知與周公俱至也周公居
功成將歸政於成王召公與諸侯出取幣欲因大會

顯周公之功既成將令王自知政因賜周公遂以戒
 王故出取幣復入以待王命其幣蓋玄纁束帛也
 玄云所賜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王大弓此時所賜案
 鄭註周禮云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后所用寧當以賜
 臣也寶王大弓魯公之分伯禽封魯乃可賜之不得
 以此時賜周公也。○召公至之事。○正義曰太保
 以庶邦冢君出取幣者以上太保之意非王命幣既
 入即云賜周公者下言召公不得賜周公知召公既
 以幣入乃稱成王命以賜周公於時政在周公成王
 未得賜周公也但召公見周公功成作邑將反王政
 欲尊王而顯周公故稱成王之命以賜周公鄭玄云
 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
 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使戒成王
 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王肅云爲戒成王賜周公是
 也曰拜手稽首者召公自言已與冢君等敢拜手稽
 首陳王所宜順周公之事宜順之事自此以下皆是
 也

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傳

召公指戒成王而以衆

殷諸侯於自乃御治事為辭謙也諸侯在故託焉嗚

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傳歎皇天改

其天子此大國殷之命言紂雖為天所天子無道猶

改之言不可不慎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

傳所以戒戒王天改殷命惟王受之乃無窮惟美亦

無窮惟當憂之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傳何其奈何不

憂敬之欲其行敬傳誥告至弗敬。正義曰召公所

言誥以告汝庶殷之諸侯下自汝御事欲令君臣皆

聽之其實指以戒王諸侯皆在故以為言也乃曰嗚

呼有皇天上帝改去其天子所受者即此大國殷之

諸侯庶殷起自乃御事傳召公指戒成王而收眾

窮惟美亦無窮惟當憂之既憂之無窮嗚呼何其奈
 何不敬乎欲其長行敬也告庶殷者告諸侯也庶殷
 通尊卑之辭故民與諸侯同云庶殷皆謂所受於殷
 之衆也。○**傳**歎皇至不慎。○正義曰釋詁云皇君也
 天地尊之大故皇天后土皆以君言之也改其大子
 謂改天子之位與他姓即此大國殷之命謂紂也言
 紂雖為天所大子無道猶改之不可不慎也以託戒
 諸侯故言天子雖大猶改之况已下乎釋詁云元首
 也首是體之大故傳言天子鄭云言首
 子者凡人皆云天子之子天子為之首耳 **天既遐終大**
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 **傳**言天已遠終殷命
 此殷多先智王精神在天不能救者以紂不行敬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 **傳**於其後王後民謂先智

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泰厥終智藏瘝在

王之後繼世君臣此服其命言不泰厥終智藏瘝在

傳其終後王之終謂紂也賢智隱藏瘝病者在位言

無良臣○瘝工頑反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

厥亡出執傳言困於虐政夫知保抱其子攜持其妻

以哀號呼天告寃無辜往其逃亡出見執殺無地自

容所以窮○夫知並如字注同籲音喻呼也號戶高反嗚呼天亦哀于四

方民其眷命用懋傳民哀呼天天亦哀之其顧視天

下有德者命用勉敬者為民主疏天既至用懋。正

事天既遠終大國殷之王命矣此殷多有先智之王

精神在天不能救紂以紂不行敬故也於其智王之

後人謂繼世之君及其時之人皆服行其君之命由

行

卷之九

之時賢智者隱藏痲病者在位言其時無良臣多行
 無禮暴虐於時之民困於虐政夫知保抱攜持其婦
 子以哀號呼天告冤枉無辜徃其逃亡出見執殺言
 無地自容以困窮也天亦哀矜於四方之民其眷顧
 天下選擇賢聖命用勉力行敬者以為民主故王今
 得之也。○**傳**言天至敬故。正義曰天既遠終殷命
 言其去而不復返也說天終殷之命而言智王在天
 者言先智王雖精神在天而不能救紂者以紂不行
 敬故也戒王使行敬。○**傳**於其至不忝。正義曰先
 智王之後繼世君臣謂智王之後紂已前能守位不
 失者經言後王後民傳言君臣者見民內有臣民於
 此皆服行君之命言不忝辱父祖也。○**傳**其忠至良
 臣。正義曰既言後王又復言其終知是後王之終
 謂紂也以痲從病類故言痲病也鄭王皆以痲為病
 小人在位殘暴在下故以病言之。○**傳**言困至以窮
 言天下盡然也保訓安也王肅云匹夫知
 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

德自古先民有夏... 王其疾敬

欲安其室抱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 王其疾敬

德相古先民有夏傳言王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

夏之王以為法戒之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

墜厥命傳夏禹能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禹亦面考

天心而順之今是桀棄禹之道天已墜其王命今相

有殷傳次復觀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傳言天道

所以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今時既墜厥命傳墜其

王命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傳童子言成王少嗣位

治政無遺棄老成人之言欲其法之曰其稽我古人

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傳冲子成王其考行言

人之德則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謀從天道乎言至善

疏王其至自天。正義曰既言皇天眷顧命用勉敬者為人主故戒王言其疾行敬德視古先民有夏

之君取大禹以為法戒禹以能敬之故天道從而子安之禹能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今是桀棄禹之道

已墜失其王命矣更復視有殷之君取成湯以為法戒湯以能敬之故天亦從而子安之天道所以至於

保安湯者亦以湯面考天心而順以行敬也今是紂棄湯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夏殷二代能敬則得之

不敬則失之今童子為王嗣位治政則無遺棄壽考成人宜用老成人之言法古人為治曰王其考行古

人之德則已善矣况曰其有能考行所謀以從順天道乎若能從順天道則與禹湯同功言其善不可加

也。夏禹至王命。正義曰勸王疾行敬德乃言天道安夏知夏禹能行敬德天道從而子安之天既

子愛禹禹亦順天心鄭云而猶迴向也則由為向義禹亦志意向天考天心而順安之言能同於天心也

禹與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王命命

禹興夏而桀滅之知天道子保者是禹也既墜厥命者
是桀也今桀廢禹之道已墜失其王命矣。○**傳**言
天至如禹。○正義曰此說二代興亡其意同也於禹
言從而子安之則天於湯亦子安之故於湯因上略
文直言格保格至也言至於保安湯者亦如禹也。○
傳童子至法之。○正義曰嗣位治政謂周公歸政之
後此時王未蒞政而言今冲子嗣者召公此戒戒其
卽政之後故也壽謂長命者是老稱無遺棄長命之
老人欲其取老人之言而法效之。○**傳**鳴呼有王雖小元

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傳**召公歎曰有成王雖

少而大為天所子其大能和於小民成今之美勉之

○**誠**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傳**王為政當不敢後

能用之士必任之為先。○**傳**僭也又當顧畏於下民僭

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也

○ 碧五成反徐音吟

傳

鳥呼至民碧。正義曰召公歎以戒王嗚呼今所有之王惟今雖復少小而為大為天所子愛哉言任大

也若其大能而同於天下小民則成今之美以勉之故王當不敢後其能用之士必任以為先又當顧念

畏於下民僭差禮義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矣

傳王為至道成。正義曰王者為政任賢使能有能有用宜先任之故王者為政當不敢後其能用之

士必任之為先也碧即巖也參差不齊之意故為僭也既任能人復憂下民故又當顧畏於下民僭差禮

義畏其僭差當治之使合禮義也能此二者則德化立美道成美道

成即今休是也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傳**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

一直吏反下為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傳**稱周治致治皆同

治致治皆同曰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公言其為大邑於土中其用是大邑配上天而為治

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傳為治當慎祀于天地則

其用是土中大致治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傳用是

土中致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獲太平之美

傳王來至令休。正義曰周公之作洛邑將以反政於王故召公述其遷洛之意今王來居洛邑繼上

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土地正中之處故周公旦言曰其作大邑於土中其令成王用是大邑配大天

而為治為治之道當事神訓民謹慎祭祀上神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既能治則王其有天之成命

治理下民今獲太平之美矣。傳言王至正中。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自也鄭王皆以自為用

君前臣名故稱周公之言為旦曰王者為天所子代

天治民天有其意天子繼天使成謂之紹上帝也天子設法其理合於天道是為配皇天也天子禱欲配天必宜治居上中故稱周公之言其為大邑於土之中其當令此成王用是大邑行化配上天而為治也說周公之意然戒成王使順公也周禮大司徒云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馬融云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傳**為治至致治○正義曰祭法云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地為大上下即天地也故為治當慎祀於天地舉天地則百神之祀皆慎之也能事神訓民則其用是土中大致治也○**傳**用是至之美○正義曰用是土中致治當於天心則王其有天之成命降福與之使多歷年歲治民今獲太平之美自曰曰至此述周公之意也**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傳**召

公之意也 王先勝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

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服

治殷家御事之臣使比近於我有周治事之臣必和

協乃可一

○此毗志反徐扶志反近附近之近

節性惟日其邁

和比

殷周之臣時節其性令不失中則道化惟日其行

力是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敬為所不可不敬之

德則下敬奉其命矣

王先至敬德。正義曰召公既述周公所言又自陳已意

戒王今為政先服治殷家御事之臣使之比近於我

有周治事之臣令新舊和協政乃可一和比殷周之

臣時節其性命令不失其中則王之道化惟日其行

矣王當敬為所不可不敬之德賞德為下所敬則下

敬奉其上命則化必行矣化在下者常若命之不行

故以此為戒。○召公至可一。正義曰自今休已

上文義相連知皆是稱周公言也此一句意異於上知是召公自陳已意以終其戒殷家治事之臣謂殷朝舊人常被殷家任使者也周家治事之臣謂西土新來翼贊周家初基者也周臣恃功或加陵殷士殷人失執或疎忌周臣新舊不和政必乖戾故召公戒王當先治殷臣使比近周臣必和協政乃可一也不使周臣比殷而令殷臣比周臣者周臣奉周之法當使殷臣從之故治殷臣使比周臣也。○**書**和比至其行。正義曰文承比周之下故知和比殷周之臣人各有性嗜好不同各恣所欲必或反道故以禮義時節其性命示之限分令不失中皆得中道則各奉王化故王之道化惟日其行言日日當行之日益遠也顧氏云和協殷周新舊之臣制其性命勿使怠慢也。○**書**敬為至命矣。正義曰聖王為政當使易從而難犯故令行如流水民從如順風若使設難從之教為易犯之令雖迫以嚴刑而終不用命故為其德不可不敬也王必敬為此不可不敬之德則下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奉其王命是化行也**我不可**

民無不敬奉其命矣民惡其王命是化行也我不可

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傳言王當視夏殷

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

歷年傳以能敬德故多歷年數我不敢獨知亦王所

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

言桀不謀長久惟以不敬其德故乃早墜失其王命

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傳夏

言服殷言受明受而服行之互相兼也殷之賢王猶

夏之賢王所以歷年亦王所知我不敢知曰不其延

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傳紂早墜其命猶桀不敬

其德亦王所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

若功

其夏殷也繼受其王命亦惟當以此夏殷長

短之命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我不至若功。

正義曰言王所以須慎敬所為不可不敬之德者以我不可不監視于有夏亦不可不監視于有殷皆有歷年長與不長曰敬與不敬故也王當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更說宜監之意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之君服行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桀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夏桀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夏也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有殷之君受天命以敬德之故惟有多歷年數謂紂父已前也其末亦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曰殷紂不其長久惟不敬其德乃早墜失其王命亦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我不可不監殷也夏殷

是為敬者長不敬者短所以戒不測不監殷也夏殷

短長既如此矣今王繼受其命我亦惟當用此二曰
夏殷長短之命以為監戒繼順其功德者而法則之

勸王為敬也。傳言王至不長。正義曰相監俱訓
為視上言相有夏相有殷今復重言監有夏監有殷

者上言順天則興棄命則滅此言敬則歷年不敬則
短故重言視夏殷欲令王法其歷年戒其不長故也

。傳以能至所知。正義曰下云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知其以能敬德者故多歷年數也上言相夏相

殷皆云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言上天以道安人人
主考天順之非創業之君不能如是故傳以禹湯當

之此言敬德歷年則繼體賢者亦能如此所言歷年
非獨禹湯而已下傳云殷之賢王猶夏之賢王則此

多歷年數者夏則桀前之賢王數則紂前之賢王不
失位者皆是也召公此語指以告王故知言我不敢

獨知者其意言亦是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
王所知也王說亦然

厥初生自貽哲命。傳言王新即政始服行教化當如

子之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遺智命無不在其初生
為政之道亦循是也。○遺唯季反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

歷年

傳

今天制此三命惟人所修修敬德則有智則

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雖說之其實在

人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傳

天已知

我王今初服政居新邑洛都故惟王其當疾行敬德

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傳

言王當其德之用求天長

一命以歷年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傳

勿用小民

通用非常欲其重民秉常亦敢殄戮用又民

傳

亦當

果敢絕刑戮之道用治民戒以慎罰若有功其惟王

位在德元傳順行禹湯所以成功則其惟王居位在

德之首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傳王在德元

則小民乃惟用法於天下言治政於王亦有光明傳

王乃至王顯。正義曰既言當法則賢王又戒王為政之要王乃初始即政服行教化嗚呼王行教化當

如初生之子子之善惡無不在其初生若習行善道此乃自遺智命智命謂身有賢智命由已來是自遺

也為政之道亦猶是矣為政初則能善天必遣王多福使王有智則常吉歷年長久也今天觀人所為以

授之命其命有智與愚也其命吉與凶也其命歷年與不長也若能敬德則有智常吉歷年長久也若不

敬德則愚凶不長也天已知我王今初始服政居此新邑觀王善惡欲授之命故惟王其當表行敬德王

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則能求天長命以歷年也
 其惟王勿妄役小人過用非常之事亦當果敢絕矧
 戮之道以治下民順行禹湯所有成功則惟王居天
 子之位以德行之首矣王能如是小民乃惟法則於
 王行用王德於天下如是則於王道亦有光明也○
 傳言王至猶是○正義曰以此新即政始行教化比
 子之初生始欲學習為善則善矣若能為善天必授
 之以賢智之命是此賢智之命由已行善而來是自
 遺智命矣初習為惡則惡矣若其為惡天必授之以
 頑愚之命亦是自遺愚命也方欲勸王慕善故惟舉
 智命而不言愚命者愚智由學習而至是無不在其
 初生此初生謂年長以解習學非初始生也為政之
 道亦猶是為善政得福為惡政得禍亦如初生之子
 習善惡也○傳今天至在人○正義曰命由天授遠
 舉天心故言今天制此三命有哲當有愚有歷年當
 有不長文不備者以吉凶相反言命吉凶則哲對愚
 歷年對不長可知矣天制此三命善惡由人惟人所
 修習也此篇所云惟勤修敬德故云修敬德則有智

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

則常吉則歷年為不敬德則愚凶不長也愚智天壽之外而別言吉凶於凡人則康強為吉病患為凶於王者則太平為吉禍亂為凶三者雖以託天說之其實行之在人人行之有善惡天隨以善惡授之耳此是立教誘人之辭不可以賢智天枉為難也。傳言王至歷年。正義曰其德之用言為行當用德用德與疾敬德為一事也故上傳云王者當疾行敬德則此文是也。傳勿用至乘常。正義曰勿用小民非常役用為非常之義戒王當使民以時莫為非常勞役欲其重民乘常也。傳亦當至慎罰。正義曰聖人作法以刑止刑以殺止殺若真犯罪之人亦當果敢致罪之以此絕刑戮之道用治民謂獄事無疑決斷得理則果敢為絕刑戮之道若其獄情疑惑枉濫者多是為不能果敢絕刑殺之道也上戒王以明德此戒王以慎罰故言亦也。傳順行至之首。正義曰若有功必順前世有功者也上文所云相夏相殷禹湯之功故知此順行禹湯所有成功能順禹湯之功則惟王居位在德之首禹湯為有德之首故王亦

為首。○傳王在至光明。○正義曰詩稱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王在德元則小民乃惟法則於王行王政於天下王之為政民盡行之是言治政於王道有光明也。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

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傳言當君臣勤

憂敬德曰我受天命大順有夏之多歷年勿用廢有

殷歷年庶幾兼之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傳我欲王

用小民受天長命言常有民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

以王之讎民百君子。○傳拜手首至手稽首首至地盡

禮致敬以入其言言我小臣謙辭敢以上之匹民百

君子治民者非一人言民在下自上匹之。○傳字越或作酬

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

言與匹民百君子於友愛

民者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奉行之王未有成命王

亦顯

臣下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成命於王亦昭

著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言我

非敢獨勤而已惟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

長命將以慶王多福必上下勤恤乃與小民受天永

命○奉如字又芳孔反供音

恭徐紀用反注供待同
上下至永命○正義

言臣當助君言君臣上下勤憂敬德所以勤者其言

曰我周家既受天命當大順有夏之多歷年歲用勿
廢有殷之多歷年歲夏殷勤行敬德故多歷年長久
我君臣亦當行敬德庶幾兼之如此者我欲令王用

卷之二十八

小民受天長命言愛下民則歷年多也召公既言此
乃拜手稽首盡禮致敬欲王納用其言既拜而又曰
我小臣敢以王之匹配於民衆百君子於友愛民者
共安受王之威命明德敬奉行之是上勤恤也臣下
安受王命則王終有天之成命於王亦爲昭著也我
非敢獨勤而已衆百君子皆然言我與衆百君子惟
恭敬奉其幣帛用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此慶王
受天多福也。○**傳**言當至兼之。正義曰王者不獨
治必當以臣助之上句惟指勸王故此又言臣助君
上下謂君臣故言當君臣共勤憂敬德不獨使王勤
也我周公承夏殷之後受天明命欲其年過二代既
言大順有夏歷年又言勿廢有殷歷年庶幾兼彼二
代歷年長久勤行敬德卽是大順勿廢也。○**傳**拜手
至匹之。正義曰拜手頭至手稽首頭至地謂既爲
拜當頭至手又申頭以至地故拜手稽首重言之諸
言拜手稽首者義皆然也就此文詳而解之問禮太
祝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召公爲此拜者恐
王怒而不聽盡禮致敬以入其言於王此拜手稽首

句史錄其事非召公語也召公設言未盡為此拜
乃更言鄭云拜手禁首者召公既拜與曰我小臣以
下言召公拜訖而復言也王肅云我小臣召公自謂
是小臣為召公之謙辭儻訓為匹敢以王之匹民百
君子百者舉其成數言治民者非一人鄭玄云王之
諸侯與群吏是非一人也嫌匹為齊等故云民在下
自上匹之。傳言我至永命。正義曰我非敢勤召
公自道言我非敢獨勤而已必上下勤恤言與眾百
君子皆勤也禮執贄必用幣帛惟恭敬奉其幣帛用
供待王能求天長命將以執贄慶王多福王能愛養
小民即是求天長命待
王能愛小民即欲慶之

洛誥第十五

周書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

傳

召公先相宅

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

成王

○相息亮反注及下同使所更反注遣使同

作洛誥

洛誥

傳

既成洛邑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

疏

召公至洛誥。正義曰：序自上下相顧為文上篇序云周公先相宅此承其下故云召公既相宅召公以三月戊申相宅而卜周公自後而往以乙卯日至經營成周之邑周公即遣使人來告成王以召公所卜之吉兆及周公將欲歸政成王乃陳本營洛邑之事以告成王王因請教誨之言周公與王更相報答史敘其事作洛誥史錄此篇錄周公與王相對之言以為後法非獨相宅告卜而已但周公因致政本說往而告卜經文既具故序略其事直舉其發言之端耳

傳

召公至成王。正義曰：上篇云三月戊申

大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是召公

先相宅則卜之又云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
觀于新邑營是周公自後至經營作之召公相
洛邑亦相成周周公營成周亦營洛邑各舉其
一互以相明卜者召公卜也周公既至洛邑案
行所營之處遣使以所卜吉兆逆告成王也案
上篇傳云王與周公俱至何得周公至洛逆告
王者王與周公雖與相俱行欲至洛之時必周
公先到行處所故得逆告也顧氏云周公既至
洛邑乃遣以所卜吉兆來告於王是也經稱成
王言公既定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桓吉是以得
吉兆告成王也上篇召公以戊申至周公乙卯
至周公在召公後七日也至洛較七日其營
京或亦較七日也既成至之義。正義曰周
公攝政七年三月經營洛邑既成洛邑又歸向
西都其年冬將致政成王告以居洛之義故名
之曰洛誥言以居洛之事告王也篇末乃云戊
辰王在新邑明戊辰巳
上皆是西都時所誥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傳周公盡禮致敬言我

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年二十成人故必歸政

而退老亦反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傳如往也

言王往日幼少不敢及知天始命周家安定天下之

命故已攝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傳我

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大相洛邑其始為民明君之

治傳周公至民明辟。正義曰周公將反歸政陳成

拜乃興而言曰我今復還子明君之政言王往日幼

少其志意未成不敢及知天之始命我周家安定天

下之命故我攝王之位代王為治我乃繼文王武王

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視東土洛邑之居其始繼

安定天下之道以此故大觀陳土洛邑之居其始

王居之為民明君之治言欲為民明君必當治土中故為王營洛邑也。周公至退老。正義曰周公

還政而已明闇在於人君而云復還明君之政者其意欲令王明故稱復子明辟也正以此言還政者以

成王年已二十成人故必歸政而退老也傳說成王之年惟此而已王肅於金縢篇末云武王年九十三

而已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叔三年歸制禮作樂

出入四年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矣周公攝

政七年成王適滿二十孔於此言成王年二十則其義如王肅也又家語云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是孔

之所據也。如往至已攝。正義曰如往釋諸文及訓與也言王往日幼少志意未成不敢與知上天

始命我周家安定天下之命故已攝也天命周家安定天下者必令天下太平乃為安定成王幼少未能

使之安定故不敢與知之周公所以攝也。我乃至之治。正義曰胤訓繼也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意

在安定天下天下未得安定故周公言我乃繼紂文
武安定天下之道大相洛邑之地其處可行教化始
營此都為民明君之政治言
欲為民明君其意當在此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傳

致政在冬本其春來至洛衆說始卜定都之意我

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惟洛食

傳

我使

人卜河北黎水上不吉又卜澗灑之間南近洛吉今

河南城也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

○河
朔

北也灑直連反
近附近之近

我又卜灑水東亦惟洛食倅來以圖

及獻卜

傳

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民故并卜之

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成王

○倅普
耕反徐

敷耕反又甫
耕反下同
予惟至獻卜。正義曰周公追述立

日朝至於洛邑衆作之處經營此都其未往之前我
使人卜河北黎水之上不得吉兆乃卜澗水東澗水

西惟近洛而其兆得吉依規食墨我亦使人卜灑水
東亦惟近洛其兆亦吉依規食墨我以乙卯至洛我

即使人來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於王言卜吉
立此都王宜居之為治也。致政至之意。正義

曰下文總結周公辨政之事云在十有二月是致政
在冬也在冬發言嫌此事是冬故辨之云本其春來

至洛衆追說始卜定都之意也周公至洛之時庶殷
已集於洛邑故云至于洛師。我使至食墨。正

義曰嫌周公自卜故云我使人謂使召公也案上篇
召公至洛其日即卜而得卜河朔黎水者以地合龜

非就地內此言所卜三處皆一時事也黎水之下不
言吉凶者我乃是改卜之辭明其不吉乃改故知卜

河北黎水之上不吉也武王定鼎於郊鄜已有遷都
之意而先卜黎水上者以帝王所都不常厥邑夏殷

皆在河北所以博求吉地故令先卜河北不吉乃卜
 河南也其卜瀾瀾之間南近洛吉今河南城也基趾
 仍在可驗而知所卜黎水之上其處不可知矣凡卜
 之者必先以墨畫龜要坻依此墨然後灼之求其兆
 順食此墨畫之處故云惟洛食顧氏云先卜河北黎
 水者近於紂都為其懷土重遷故先卜近以悅之用
 鄭康成之說義或然也。傳今洛至成王。正義曰
 洛陽即成周敬王自王城遷而都之春秋昭三十二
 年城成周是也周公慮此頑民未從周化故既營洛
 邑將定下都以遷殷之頑民故命召公即并卜之周
 公既至即遣使以所卜地圖及獻所卜吉兆來告於
 成王言已重其事并獻卜兆者使王觀兆知其審吉
 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

周匹休傳成王尊敬周公荅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

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

配天之美公既定宅侂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

共貞傳

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美

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

○貞正也馬云當也

公其以予萬

億年敬天之休

傳

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十

千為萬十萬為億言久遠拜手稽首誨言**傳**成王盡

禮致敬於周公來教誨之言

○盡子忍反

傳王拜手至誨言。正義曰

成王尊敬周公故亦盡禮致敬拜手稽首乃受公之語述公之美曰不敢不敬天之美來至洛相宅其意欲作周家配天之美故也公既定洛邑即使人來告亦來視我以所卜之美常吉之居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公定此宅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美故也王既言此又拜手稽首於周公求教誨之言。**傳**成

王至之美。正義曰：拜手稽首，施於極敬。哀十七年左傳云：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諸侯小事，大尚不稽首。况於臣乎？成王尊敬周公，故答其拜手稽首而受其言。又述而美之：天命文武使王天下，是天之美事。言公不敢不敬，天之美來相洛邑之宅。傳言公至其美。正義曰：周公追述往而遣使，獻卜於成王，復述公言言公前已定宅，遣使來來視我所卜之吉兆。常吉之居，自言前已知其卜，既有此美，我當與公二人共正其美意，欲留公輔已共公。正此美事來來重文者，上來言使來下來為視我卜也。鄭云：件來來者，使二人也。與孔意異。傳公其至久遠。正義曰：言居洛為治，可以永久，公意其當用我，使萬億年敬天之美言。公欲令已作亂久遠，美公意之深也。王制云：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方里者萬，則是為田九百萬畝。今記乃云九十億畝，是名十萬為億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驪，每數相十是古。十萬曰億，今之算術乃萬萬為億也。傳成王至之言。正義曰：此一良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謨。

言。正義曰此一段史官所錄非王言也。王求教於

林之言必有求教誨之辭史略原其意故直云誨言
求誨言而拜故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求教誨之
也。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

當始舉殷家祭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秩不在禮

文者而祀之。予齊百工倅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傳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行其禮典我惟曰庶幾

有善改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傳**今王

就行王命於洛邑曰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用功大

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民者。○日記上
音越一音

人書。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

尚書

卷之二十一

周書

工傳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視

群臣有功者記載之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衆官

躬化之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傳少子慎其朋黨

少子慎朋黨戒其自今已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

敘弗其絕傳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若火始然

燄燄尚微其所及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從微至著

防之宜以初傳敘音豔敘絕句馬讀厥若彛及撫事

如予惟以在周工傳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所為

一惟用在周之百官往新邑俾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

一惟用在前之百官往新邑俾嚮即有條明作有功厚

大成裕汝永有辭傳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

嚮就有官明為有加厚大成寬裕之德則汝長有歎

譽之辭於後世嚮徐許亮反注同都昆反義曰王求教誨之

言公乃誨之周公曰王居此洛邑當始舉殷家祭祀

以為禮典祀於洛之新邑皆次秩在禮無文法應祀

者亦次秩而祀之我雖致政為王整齊百官使從王

於周行其禮典若能如此我惟曰庶幾有善政事今

王就行天命於洛邑曰王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記

功大小為次序有大功者則列為大祀又申述所以

祀神記臣功者政事由臣而自惟天命我周邦之故

曰汝受天命厚矣當輔大天命故須視群臣有功者

記載之君知臣功則臣皆盡力欲令群臣盡力於其

初即教之乃汝新始即此其當盡自教誨衆官令王

躬自化之使之立功又以功黨于慎其期會戒其自今已

尚書疏

卷之五十五

卷之五十五

往令常慎此朋黨之事若欲絕止禁其未犯無令若
 火始然發發尚微火既然後其火所及驚灼然有失
 序矣不其復可絕也汝成王其當懸此常道及撫循
 國事如我攝政所為惟當用我此事在周之百官則
 當畏服各立功矣汝當以此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
 臣下百官各嚮就有官明為有功厚大成寬裕之德
 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世此周公誨王之言也○
 傳言王至祀之○正義曰於時制禮已訖而云殷禮
 者此殷禮即周公所制禮也雖有損益以其從殷而
 來故稱殷禮禮上篇云庶殷本其所由來孔於上傳
 已具故於此不言必知殷禮即周禮者以此云祀於
 新邑即下文烝祭歲也既用騂牛明用周禮云始者
 謂於新邑始為此祭顧氏云舉行殷家舊祭祀用周
 之常法言周禮即殷家之舊禮也鄭玄云王者未制
 禮樂恆用先王之禮樂是言伐紂以來皆用殷之禮
 樂非始成王用之也周公制禮樂既成不使成王即
 用周禮仍令用殷禮者欲待明年即政告神受禋然
 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殷禮也

後班行周禮班訖始得用周禮故告神且用庶禮也

孔義或然故復存之神數多而禮文少應祭之名
有不在禮文者故令皆文秩不在禮文而應祀者皆
舉而祀之。[圖]我整至政事。正義曰時文王未有
留公之意公以成王初始即政自慮百官不齊故
即致政猶欲整齊百官使從王於周謂從至新邑行
其典禮周公以成王賢君今復成長故言我惟曰庶
幾有善政事言已私為此言冀王為政善也。[圖]今
王至民者。正義曰記臣功者是人主之事故言今
王統行王命於洛邑謂正位為王臨察臣下知其有
功以否恐王輕忽此事故曰當記人之功更言曰者
所以致殷勤也尊人必當用功大小為次序今功大
者居上位功小者處下位也有大功則列為大祀謂
有殊功堪載祀典者祭法云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
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
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是為大祀謂功施
於民者也或時以其祀醜享廟庭亦是也。[圖]惟天
至化之。正義曰惟天命我周邦謂天命我文武故
及汝成王復受天命為天子是天之恩德深厚矣天

尚書疏

卷之五 二十六

禮記

以厚德被汝汝當輔大天命任賢使能行合天意是
 輔大天也汝當輔大天命故宜視群臣有功者記載
 之覆上記功宗以功言之也欲令群臣有功必須躬
 自教化之在於初始故言乃汝新即政其當盡自教
 衆官欲令王躬化之者正己之身使講臣法之非謂
 以辭化之也言盡自教者政有大小恐王輕大略小
 令王盡自親化之言惟命曰亦是致殷勤乃者緩辭
 也義異上句故言乃耳王肅云此其盡自教百官謂
 正身以先之。○○少子至己往。正義曰鄭云孺子
 幼少之稱謂成王也此上皆云成王此句特言少子
 者以明朋黨敗俗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
 子也朋黨謂臣相朋黨慎其朋黨令禁絕之戒其自
 今已往謂從即政以後常以此事為戒也。○○言朋
 至以初。正義曰無令若火始然以喻無令朋黨始
 發若火既然初雖醱醱尚微其火所及灼然有次序
 不其復可絕也以喻朋黨若起漸漸益大群黨既成
 不可復禁止也事從微至著防之官以初謂朋黨未
 發之前防之使不發。○○其順至百官。正義曰考

古依法為順常道號令治民為無國事則公人聖動

古依法爲順常道號令治民爲撫國事周公入聖動
成軌則如我所爲謂如攝政之時事所施爲也惟當
用我所爲在周之百官令其行周公之道法於百官
也。傳 徃行至後世。正義曰此時在西都戒王故
云徃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所有之官令
其各守其職思不出其位自當陳力就列明爲有功
在官者當以褊小急躁爲累故令臣下厚大成寬裕
之德臣下旣賢君必明聖則汝長有歎譽之辭於後
世矣今周頌所歌即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 傳 已乎
歎譽成王之辭也

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終其美業汝其敬識百

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 傳

奉上謂之享言汝爲王其當敬識百君諸侯之奉上

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

物惟曰不奉上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

其爽侮傳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

曰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侮慢不可治理

說公曰至爽侮。正義曰周公復誨王曰嗚呼前言

已如是矣更復教誨汝惟童子嗣父祖之位惟當

終其美業天子居百官諸侯之上須知臣下恭之與

慢奉上謂之享汝為天子其當恭敬記識百君諸侯

奉上者亦當記識其有不奉上者奉上之道多威儀

威儀不及禮物則人惟曰不奉上之道矣所以須記

之者百官諸侯為下民之君惟為政教不肯役用其

志於此奉上之事則凡民化之亦惟曰不奉上矣百

官不奉天子民復不奉百官上下不相畏敬惟政事

其皆差錯侮慢不可治理矣故天子須知百官奉上

與否也。**傳**已乎至美業。正義曰周公止而復言

故更言公曰已乎者道前言已如是矣為後言發端

也童子者言其年幼而任重嗣父祖之位當終其美業能致太平是終之也。禮奉至上至奉上。正義曰享訓獻也獻是奉上之辭故奉上謂之享百官諸侯上事天子凡所恭承皆是奉上非獨朝覲貢獻乃為奉上鄭玄專以朝聘說之理未盡也言汝為王當敬識百官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察其恭承王命如法以否奉上違上者須記之奉上者當以禮按之違上者當以刑威之所謂賞慶刑威為君之道奉上之道其事非一故云多威儀威儀既多皆須合禮其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矣謂旁人觀之亦言其不奉上也鄭云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謂所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黎民彝禮我為政

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聽我

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頌音誦徐肅云反焉云猶也恭音匪又芳尾反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

傳

汝乃是不覆為政汝

是惟不可長哉欲其必勉為可長

覆徐莫剛反又武剛反馬云勉也

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

傳

厚次敘汝正

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棄汝命

常奉之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

戾

傳

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教

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無遠用來

言皆來

○被皮寄反又被美反

傳

乃惟至用戾。正義曰又曰已居攝之時為政常若不

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施行之又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

於輔民之常而用之汝乃於是事不勉力為政則汝

是惟不可長久必須勉力為之乃可長久此所言

皆是汝父所行欲勉之但厚攻序汝正父之道而

行之無不順我所為則天下不敢廢棄汝命必常奉

而行之汝往居新色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

教農人以義哉汝石能使彼天下之民被寬裕之政

則我天下之民無門遠近者悉皆用來歸汝矣

我為至用之正義曰為政常若不暇謂居攝時也

聖人為政務在知人雖復治致太平猶恨意之不盡

故謙言已所不暇苦言猶有美事未得施者然故戒

之成王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暇而行之言已所

不暇行者欲令成王勉行之鄭玄云成王之才周公

倍之猶未而言分者誘掖之言也生民之為業雖復

志有經營不能獨自成就須王者設教以輔助之聽

我教汝輔民之常法而用之謂用善政以安民說文

云頒分也傳汝乃上可長正義曰成王言公其

以予萬億年言欲已長久也故問公於此戒之汝乃

於是不勉力為政汝此不可長哉欲其必勉力勤行

政教為可長久之道然後可至萬億年耳獲之為勉

相傳訓也鄭王皆以為勉。厚次至奉之。正義曰正父謂武王言其德正故稱正父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令其為武土之政也武王周公俱是大聖無不順我所為又令法周公之道既言法武王又法周公則天下不敢棄法以命常奉行之。汝往至皆來。正義曰歸其王政令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公既歸政則身當無事如此我其退老於州里明教農人以義哉又令成王行寬裕之政以治下民民被寬裕之政則天下之民無問遠近者用來歸王言遠處皆來也上文使之惇大成裕故此言裕政來民結上事也伏生書傳稱禮致仕之臣教於州里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朝夕坐於門塾而教出入之子弟是教農人以義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小子 成王順周公意以義也

請留之自輔言公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之公稱丕

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 言公當留舉大明德用

言公一當留舉大明德用

我小子褒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大○褒尊謙反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傳又常奉當天命以和常四

方之民居處其衆惇宗將禮傳秩元祀咸秩無文傳

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

凡此待公而行惟公德明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傳

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四海萬邦四夷服仰

公德而化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傳四方

旁來為敬敬之道以迓大平之政不迷惑於文武所

勤之教言化洽○旁步忠反迓五嫁反予冲子夙夜

馬鄭王比音魚據反

尚書疏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祀祀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起夜寐慎其

祭祀而已無所能疏王若至祀祀。正義曰王以周

周公之意而言曰公當留佳而明安我童子不可去

也所以不可去者當由行大明之德用使我小子褒

揚文武之業而奉當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

衆故也其厚尊大禮明舉秩大祀皆次秩禮所無文

者而皆祀之凡此皆行公而行非我能也更述居

時事惟公明德光於大地勤政施於四方使四方旁

來為敬敬之道以迎太平之政下民皆不復迷惑於

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化洽使如此也今若爾輔我童

子惟當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言政化由公而立

我無所能也。傳成王至去之。正義曰成王以周

公誨已為善順周公之意示已欲行善政而請留之

自輔王以公若捨我而去則已政闕而治危故云公

當明安我童子不可去也。傳言公至順天。正義

曰文武受命功德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

曰文武受命功德隆成王自量已身不能繼業言

公當留舉大明德以佑助我用我小子廢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者下句奉答天命是也孔分經為傳故探取下句以申之。○**禮**又當至其衆。正義曰天命周家欲令民治故又當奉當天命以和常四方之民居處其衆也奉當者尊天意使允當天心和協民心使常行善也居處其衆使之安土樂業也。○**禮**厚尊至而行。正義曰釋詁云將大也厚尊大禮謂祭祀之禮祭統云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是祭禮最尊大公誨成王令肇爾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欲答公誨已之專遠述公辭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典者其祀事非我所為凡此皆待公而行者也言公不可捨我以去也。○**禮**言公至化之。正義曰此與下經皆追述居攝時事堯典訓光為克此光亦為克也言公之明德克滿天地即堯典格于上下勤政施於四方即堯典光被四表也意言萬邦四夷皆服仰公德而化之上言待公乃行之此言公有是德言其將來說其已然所以深美公也。○**禮**四方至化洽。正義曰上言施化在公此言民化公德四方旁來

為敬敬之道民皆敬嚮公以迎太平之政言迎者公
 政從上而下民皆自下迎之言其慕化速也文武勤
 行教化欲以教訓利民蒙公化識文武之心不復
 迷惑文武所勤之教言公居攝之時政化已洽於民
 也。**傳**言政至所能。正義曰此述留公之意陳自
 今已後之事言公若留住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
 早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於政事無所能欲惟典祭
 祀以政事委公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衛獻公使與甯
 喜言曰苟得反國政由甯
 氏祭則寡人亦猶是也 **王曰公功棊迪篤罔不若**

時 **傳** 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無不順而是公之

功 **說** 王曰公功至若時。正義曰王又重述前言還
 說居攝時事也曰公之功輔道我已厚矣天下

無有不順而是公之功者公所以須留也。**傳**公之
 至之功。正義曰王意言公之居攝天下若為非則

可捨我而去公之居攝天下無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
 不順而是公之功不可捨我去

卽辟于周命公後傳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於周

命立公後公當留佑我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

克救公功傳言四方雖道治猶未定於尊禮禮未彰

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明不可以去○救亡婢反

同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傳公留教道將助我其今

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委任之言○監工銜誕

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傳大安文武所受之民治之

為我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止義曰王呼周公曰

我小子其退此坐就為君於周謂順公之言行天子之政於洛邑也至洛邑當命公後立公之世子為國

君公當留輔我也公之攝政四方雖已道治理循自
 未能定於尊禮是亦未能撫順公之大功公當待其
 定大禮順公之大功此時未可去也公當留教道將
 助我其今已後之政監篤我政事衆官以此大安文
 武所受之民而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依倚
 公也。○**傳**我小至佑我。正義曰退者退朝也周公
 於時令成王坐王位而以政歸之成王順周公言受
 其政也言我小子退坐之後便就君位於周謂洛
 邑許其從公言適洛邑而行新政也古者臣有大功
 必封爲國若周公將欲退老故命立公後使公子
 伯禽爲國君公當留佑我王肅云成王前春亦俱至
 洛邑是顧無事既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
 致政成王也。○**傳**言四至以去。正義曰王意恐公
 意以四方既定不須更留故謂公云四方雖已道治
 而猶未能定於尊大之禮言其禮樂未能彰明也禮
 既未彰是天下之民亦未能撫安順行公之大功公
 當待其禮法明公功順乃可去耳明今不可以去。○
傳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民之於天下今大

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成治之爲我四維之輔助明已當

大安至倚公。正義曰文武受命之於天下今大

安文武所受之民助我治之為我四維之輔明已當
依倚公也維者為之綱紀猶如用繩維持之文王世
子云設四輔謂設眾官為四方輔助周公一人事無
不統故一人為四輔管子云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傳
取管子之意故言四維之輔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

公留以安定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以進

大天下咸敬樂公功 音樂 **公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

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

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其世

世享公之德 厭於豔反 **王曰公定至世享**。正義

我我從公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已進且大矣天下
皆樂公之功敬而歡樂公必留無去以困我哉公留

尚書

卷之三十三

文

助我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之事公勿去以廢法則四方之民其世世享公之德矣。○**傳**公留至公功。正義曰讀文以公定為句王稱定者言定已也故傳言公留以安定我我字傳加之我從公言是經之予也往至洛邑已矣言已順從公命受歸政也公功已進大天下咸敬樂公之功亦謂居攝時也釋詁云肅進也。○**傳**公必至之德。正義曰王言已才智淺短公去則困故請公無去以困我哉我意欲置太平惟無厭倦其安天下之事是以留公公勿去以廢治國之法則天下四方之民蒙公之恩其世世享公之德享謂荷負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傳**拜而後言許成王留言王命我來承安汝文德

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是所以不得去**越**乃光烈考

一武王弘朕恭**傳**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

一道敘成王留已意孺子來相宅其大傳與殷獻民

一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其大厚行典常於殷賢

人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傳

言當治理天下新其

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

先也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傳

曰其

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

成功子曰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

孚先

傳

我且以衆卿大夫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先

王歲業當其衆心為周家立信者之所推先

傳

周公至孚

先。正義曰：周公拜手稽首，盡禮致敬，許王之留，乃興而爲言曰：王今命我來居臣位，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今我繼文祖大業，我所以不得去也。又於汝大業，父武王大使我恭奉其道，王意以此留我，其事甚大，我所以爲王留也。公呼成王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其大厚，行常道於殷賢人，王當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爲四方之新君，爲周家後世見恭敬之王，所推先也。重誨王曰：其當用是土，中爲治使萬國皆被美德，如此，惟王乃有成功也。公自稱名曰：若王居洛邑，則我旦以多衆君子、卿大夫等及於御治事之臣，厚率行前人先王成業，使當其衆心於周家後世，人臣立信者之所推先，言我留輔王使君臣皆爲後世所推先，期於上下俱顯也。○拜而至得去。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成王留也，以退爲去，以留爲來，故言王命我來，來居臣位爲太師也，承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命之民，天命文王使爲民主，天以民命文王，故民是文王所受命之民，承安者承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

王所受命之民永安者承文王之德安文王之意安定此民言王

之留已乃為此事其事既大是所以不得去也
於汝至已意。正義曰於汝成王大功業之父武王

主意大使我恭奉其事敘成王留已之意也王於文
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其意一也周人

分言之耳承安其文王之民恭奉其武王之道互相
通也。○○少子至賢人。正義曰少子者呼成王之

辭言我今所以來相宅於洛邑者欲令王居洛其大
厚行典常於殷賢人而據洛為政故言來訓典為常

故連言典常言其行常道也周受於殷故繼之於殷
人有賢性故稱賢人。○○言當至推先。正義曰易

稱日新之謂盛德雖舊有美政令王更復新之言當
治理天下新其政化為四方之新君與後人為執訓

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謂周家後世子
孫有德之王被人恭敬推先已戒成王使為善政令

後王崇重之。○○曰其至成功。正義曰重以誨王
成其上事故言曰以起之。○○我且至推先。正義

曰且是周公之名故自稱我且也子者有德之稱大
夫皆稱子故以多子為衆卿大夫同欲令成王行善

政為後世賢王所推先公與群臣盡誠節為後世賢
 臣所推先故欲以眾卿大夫及於御治事之臣深厚
 率行先王之業使當其人眾之心為周家後世賢臣
 立信者之所推先也傳於此不言後世從上省文也
 於君言見恭敬於臣言立信者以君尊言考朕昭子
 人敬臣卑言自立信因其所宜以設文也

刑乃單文祖德侔來愆殷乃命寧傳我所成明子法

乃盡文祖之德謂典禮也所以居王中是文武使已

來慎教殷民乃見命而安之單音丹馬予以秬鬯

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傳周公攝政七年致太

手以黑黍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武以美享既告而

致政成王留之本說之秬音巨鬯勅亮反香酒也

卣由手反又音由中樽也禋

音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傳言我見天下太平

則潔告文武不經宿惠篤敘無有邁自疾萬年厭于

乃德殷乃引考傳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

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天下萬年厭於汝德殷

乃長成為周傳邁工豆反厭於豔反注王侔殷乃承

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傳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

次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勉

使終之疏考朕至懷德。正義曰周公又說制禮授

文祖之德言用文王之道制禮其事大不可輕也又

言所以須善治殷獻民者文武使已來居土中慎教

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安之故也制典當待太平
 我以時既大平即以秬黍鬯酒盛於二自罇內我言
 曰當以此酒須明潔致敬於文武我則拜手稽首告
 文武以美享告云今太平即速告廟我不敢經宿則
 禋告文王武王以致太平之事汝王為政當順典常
 厚行之使有次序則諸為政者無云有遇用患疾之
 道苦毒下民則天下萬年厭飽於汝王之德殷乃長
 成爲周王使殷民上下相承有次序則萬年之道下
 民其長觀我子孫而歸其德矣勸王使終之皆是商
 王之言也。○**傳**我所至安之。正義曰典禮治國事
 資聖人前聖後聖其終一揆故言所欲成明子之法
 乃盡是汝祖文王之德也予斥成王下句並告文武
 兼用武王可知又述居洛邑之意所以居土中者是
 文武使已來居此地周公自非已意也文武令我營
 此洛邑欲使居土中慎教殷民乃是見命於文武而
 安殷民也顧氏云文武使我來慎教殷民我今受文
 武之命以安民也。○**傳**周公至說之。正義曰康誥
 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驗

之作事在七年云四方民大和會和會即太平之

是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也釋草云秬黑黍釋名云
中罇也以黑黍為酒糞鬱金之草築而和之使芬
香調暢謂之秬鬯酒二器明潔致敬告文王武王以
美享謂以太平之美事享祭也國語稱精意以享謂
之禋釋註云禋敬也是明禋為明潔致敬也太平是
王之美事故太平告廟是以美享祭也公既告太平
而致政成王成王留之故本而說之此事者欲令成
王重其事厚行之周禮鬱鬯之酒實之於彝此言在
酋者詩大雅江漢及文侯之命皆言秬鬯一酋告於
文人則未祭實之於酋祭時實之於彝彼一酋此二
酋者此一告文王一告武王彼王賜臣使告其太祖
故惟一酋耳此經酋下言曰者說本盛潤於罇乃為
此辭故言曰也。言我至經宿。正義曰此申述
上明禋之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潔告文武不敢經
宿示虔恭之意也此三月營洛邑民已和會則三月
之時已太平矣既告而致政則告在歲末而云不經
宿者蓋周公營洛邑至冬始成得還鎬京即文武是
為不經宿也且太平非一日之事公云不經宿者示

虔恭之意耳未必旦見太平即此日告也鄭玄以文
 祖為明堂曰明禋者六典成祭於明堂告五帝太皞
 之屬也既告明堂則復禋於文武之廟告成洛邑○
 傳汝為至為周○正義曰釋言云惠順也此經述上
 尊典故言汝為政當順典常厚行之使有次序釋詁
 云遭遇也患疾之道謂虐政使人患疾之厚行典常
 使有次序則百官諸侯凡為政者皆無有遇用患疾
 之政以害下民則經歷萬年厭飽於汝德則殷國乃
 長成為周○傳王使至終之○正義曰上言天下民
 萬年厭飽王德此教為王德使萬年令民厭飽王德
 也能使殷民上下有次序則王德堪至萬年之道王
 之子孫當行不怠則民其長觀我子孫知其有德而
 歸其德矣此則長成
 為周勸勉王使終之**戊辰王在新邑**傳成王既受周

公誥遂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到

○王在新邑
馬孔絕句鄭

讀王在新邑
新邑丞
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

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傳明升夏之仲冬始於新邑

烝祭故曰烝祭歲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日示不專

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曰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王

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禋傳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

以享文武皆至其廟親告也太室清廟禋鬯告神王

賓絕句殺禋絕句一讀連咸格絕句王命周公後作冊

逸誥傳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書皆同在

烝祭日周公拜前魯公拜後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誕

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傳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大

安文武受命之事惟七年天下太平自戊辰巳下史

所終述 ○受命絕句馬同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

攝皆 戊辰至七年 ○正義曰自此以下史終述之

七年 周公歸政成王既受言誥之王即東行赴洛

邑其年十二月晦戊辰日王在新邑後月是夏之仲

冬為冬節烝祭其月節是周之歲首特異常祭加文

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有司作策書乃使史官

名逸者祝讀此策惟告文武之神言周公有功宜立

其後為國君也其時王尊異周公以為賓殺牲享祭

文王武王皆親至其廟王入廟之太室行裸鬯之禮

言其尊異周公而禮敬深也於此祭時王命周公後

令作策書使逸讀此策辭以告伯禽言封之於魯命

為周公後也又總述之在上有二月惟周公大安文

武受命之事於此時惟攝政七年矣 ○成王至晦

到 ○正義曰周公誥成王令居洛邑為治王既受周

公之誥遂東行就居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

據言戊辰王在新邑於其

公之謂遂東行就其洛邑以十二月戊辰晦日到洛

指言戊辰王在新邑知其晦日也

帝五十六年三月云丙午腊以算術計之三月甲辰

朔大四月甲戌朔小五月癸卯朔大六月癸酉朔小

七月壬寅朔大八月壬申朔小九月辛丑朔大十月

閏九月辛未朔小十月庚子朔大十一月庚午朔小

十二月己亥朔大計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到洛也

○傳明月至魯侯。正義曰下云在十有二月者獨

之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戊辰是其晦日故明日即是

夏之仲冬建子之月也言明月者此烝祭非朔日故

言月也自作新邑已來未嘗於此祭祀此歲始於新

邑烝祭故曰烝祭歲也周禮大司馬仲冬教大閑遂

以享烝是也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

尚書疏

卷之十五 三十九

殷而

言歲耳下既戊辰晦到又須戒日致齊不得以朔日
即祭之祭統云古者明君醫有德而祿有功必賜
祿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故云古者褒德賞功必於祭
日示不專也因封之特設祭烝之禮宗廟用太牢此
文武皆言牛一知於太牢之外特加一牛告白文武
之神言為尊周公立其後為魯侯魯頌所云王曰叔

司作策書也讀策告神謂之祝逸祝策者使史逸讀

策書也鄭玄以丞祭上屬歲文王駢牛一者於是成

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

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朝

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

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王賓

至告神。正義曰王賓異周公者王尊周公為賓異

於其臣王肅云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為賓故封

其子是也周語云精意以享謂之禮既殺二牲精誠

其事親告之也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

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

所在故王入太室裸獻鬯酒以告神也裸者灌也王

以圭瓚酌鬯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於地因奠

不飲謂之裸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

此經先言殺後言裸者殺者咸格表王敬公之意非

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祭時行事耳周人

尚矣祭禮以禘為重故言王嚙其封伯禽乃是祭之
將末非禘時也祭統賜臣魯之法示祭之日一獻
君魯立于阼階之南南嚙所命者北面史由右執
祭命之鄭云一獻一膳也禮記曰尸獻而祭畢是
祭末乃命之以禘為重故特言之。王為至拜後
正義曰王為策書亦命有司為之也。上云作策作
告神之策此言作策詒伯禽之策祭於神謂之祝於
人謂之詒故云使史逸詒伯禽封命之書封康叔謂
之康詒此命伯禽當云伯禽之詒定四年左傳云命
以伯禽即史逸所讀之策也。上言逸祝策此詒下不
言策者祝是讀書之名故上云祝策此詒是詒伯禽
使知雖復讀書以詒之不得言詒策也。上告周公其
後已言告神封周公嫌此逸詒以他日告之故云皆
同在烝祭日以祭統言一獻命之知此亦祭日也。文
十三年公羊傳曰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
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言
周至終述。正義曰自戊辰巳土河公與戊王相對
詒未有致政年月故史於此總結之自戊辰巳下非

尚書註疏卷第十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多士第十六

周書

成周既成

傳洛陽下都遷殷頑民

傳殷大夫士心不則

德義之經故徙近王都教誨之

○不則如字或作測非近附近之近周

公以王命誥**傳**稱成王命告令之作多士

多士**傳**

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疏

○成周至多士正義曰成

周之邑既成乃遷殷之頑民令居此邑頑民謂
 殷之大夫士從武庚叛者以其無知謂之頑民
 民性安土重遷或有怨恨周公以成王之命誥
 此衆士言其須遷之意史敘其事作多士。命誥
 洛陽下都。正義曰周之成周於漢為洛陽也。
 洛邑為王都故謂此為下都遷殷頑民以成周
 道故名此邑為成周。傳殷大至誨之。正義
 曰經云商王十殷遺多士皆非民事謂之頑民
 知是殷之大夫士也經止云士而知有大夫者
 以經云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其意言將任
 為王官以為大臣不惟告士而已故知有大夫
 也士者在官之總號故言士也心不則德義之
 經僖二十四年左傳文引之以解釋頑民之意
 經云移爾遐逝此事臣我宗多遜是言徙近王
 都教誨之也漢書地理志及賈逵注左傳皆以
 為遷邶鄘之民於成周分衛民為三國計三國
 俱是從叛何以獨遷邶鄘鄘鄘在殷畿三分有
 二其民衆矣非一邑能容民謂之為士其名不

類故石
意不然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傳周公致政明

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傳惟三

王士。正義曰惟成王即政之明年三月周公初始

於所造新邑之洛用成王之命告商王之衆士言周

公親至成周告新來者。周公至衆士。正義曰

以洛誥之文成周與洛邑同時成也。王以周公攝政

七年十二月來至新邑明年即政此篇繼王居洛之

後故知是致政明年之三月也。成周南臨洛水故云

新邑洛周公既以致政在王都故新邑成周以成王

之命告商王之衆士鄭云成王元年三月周公自王

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

告殷之衆士以撫安之是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傳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生所順在下弗弔旻天大

傳

降喪于殷

傳

稱天以愍下言愍道至者殷道不至故

旻天下喪亡於殷

○旻音的旻天上閔中反仁覆愍下謂之旻馬云秋曰旻天秋氣殺

也方言降喪故稱旻天也愍眉隕及喪息恨反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傳

言

我有周受天佑助之命故得奉天明威致王罰勅殷

命終于帝

傳

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周

於帝王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

傳

天佑我故

汝眾士臣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

○弋

徐音翼馬木作翼義同

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傳

惟天不與信無堅罔治者故輔佑我我其敢求天

位乎

○治直吏反罪必利反下同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

明畏

傳

惟天不與紂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皆是

天明德可畏之效

○為于偽反畏如字一音威

疏

王若至明畏○正義曰周公以

王命順其事而呼之曰汝殷家遺餘之眾士汝殷家道敎不至旻天以殷道不至之故天下喪亡於殷將欲滅殷我有周受天祐助之命奉天明白之威致王者之誅罰正黜殷命終我周家於帝王之事謂使我周家代殷為天子也天既助我周王故汝眾士來為我臣由天助我我為之非我小國敢取殷之王命以為己有此乃天與我惟天不與信無堅固於治者以是故輔弼我若其不然我其敢妄求天子之位乎言此位天自與我非我求而得之惟天不與紂故惟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故我不得之惟天明德可畏之効也亦既得喪由天汝等不得不服以殷士未服故以天命諭之○**傳**順其至在下○正義曰順其眾亡

尚書疏

卷之六十三

卷之六十三

之事稱王命以告之從紂之臣或有身已死者
 在者遷於成周故告殷遺餘眾士所願在下文
 是順之辭○**傳**稱天至於殷○正義曰此經先言弗
 予謂殷道不至也不至者上不至天事天不以道下
 不至民撫民不以理也天有多言獨言旻天者旻
 也稱天以愍下言天之所愍愍道至者也殷道不至
 故旻天下喪亡於殷言將覆滅之○**傳**天命至帝王
 ○正義曰天命周致王者之誅罰謂奉上天之命殺
 無道之王此乃王者之事故為王者之誅罰勅訓正
 也正黜殷命謂殺去虐紂使周受其終事是終周於
 帝王終猶舜受堯終言殷祚終而歸於周○**傳**大佑
 至天命○正義曰肆訓故也直云故爾多士辭無所
 結此經大意敘其去殷事周知其故爾眾士言其臣
 服我弋射也射而取之故弋為取也鄭玄王肅本弋
 作翼王亦云翼取也鄭云翼猶驅也非我周敢驅取
 汝殷之王命雖訓為驅亦為取義周本殷之諸侯故
 周公自稱小國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

傳言上天欲民長逸樂有夏桀為政不之逸樂故天

下至戒以譴告之

○樂音洛下同譴棄戰反

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大淫泆有辭

傳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不肯棄桀不

能用天戒天為過逸之行有惡辭聞於世

○時夏絕句馬以時

字絕句嚮許亮反泆音逸又作价註同馬本作屑云過也背音佩行下孟反

惟時天罔念

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傳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

念聞言不佑其惟廢其大命下致天罰乃命爾先祖

成湯革夏後民甸四方

傳天命湯更代夏用其賢人

治四方

○甸徒遍反

疏

我聞至四方○正義曰既言天之効驗去惡與善更追說往事比而

喻之我聞人有言曰上天之情欲民長得逸樂而有
 夏王桀逆天害民不得使民之適逸樂以此則惟上
 天下災異至戒以譴告之欲使夏王桀覺悟改惡為
 善是天歸嚮於是夏家不肯棄之而夏桀不能用天
 之明戒改悔已惡而反大為過逸之行致有惡辭以
 聞於世惟是桀有惡辭故天無復愛念無復聽聞言
 天不復助桀其惟廢其大命欲絕夏祚也下致天罰
 欲誅桀身也乃命汝先祖成湯使之改革夏命用其
 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之國舉桀滅湯與以譬之○傳
 言上至告之○正義曰襄十四年左傳稱天之愛民
 甚矣又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是言上天欲
 民長得逸樂故立君養之使之長逸樂也夏桀為政
 割剝夏邑使民不得之適逸樂故上天下此至戒以
 譴告之降下格至也直言下至明是天下至戒天所
 下戒惟下災異以譴告人主使之見災而懼改脩德
 政耳古書亡失桀之災異未得盡聞○傳惟是至天
 罰○正義曰桀惡流毒於民乃有惡辭聞於世惡既
 有辭是惡已成矣惟是桀惡有辭故天無所念聞言

天不愛念不聽聞是其全棄之不佑助也棄而不
則當更求賢主其惟廢大命欲奪其王位也下致天
罰欲殺其凶身也廢大命知降致是下罰也

恤祀

傳 自帝乙以上無不顯用有德憂念齊敬奉其

祭祀言能保宗廟社稷

○上時掌反齊側皆反

亦惟天丕建保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傳

湯既革

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殷家諸王皆能憂念祭祀

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

傳

後嗣王

紂大無勇于天道行昏虐天且忽之況曰其有聽念

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

傳言紂大過其過無顧於天無能明人爲敬暴亂甚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兹大喪**傳**惟是紂惡天不安之

故下若此大喪亡之誅○喪息浪反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傳**惟天不與不明

其德者故凡四方小大國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罰

言皆有闔亂之辭**傳**自成至于罰○正義曰既言命

惡天乃滅之自成湯至於帝乙無不顯用有德憂念

祭祀後世亦賢非獨成湯以用其行合天意亦惟天

大立安治有殷殷家諸王皆能明德憂祀亦無敢失

天道者無不皆配天而布其德澤以此得天下久爲

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故行昏庸之

天運者無不皆配于天而布其德澤此得天下久為

民主在今後嗣王紂大無明於天道敢行昏虐之政
於天天猶且忽之况曰其有聽念先王父祖勤勞國
家之事乎乃復大淫過其決無所顧於上天無能明
民為敬以此反於先王違逆天道惟是上天不安紂
之所為下若此大喪亡之誅惟天不與不明其德之
人故也天不與惡豈獨紂乎凡四方諸侯小大邦國
其喪滅者無非皆有惡辭是以致至於天罰汝紂以
惡而見滅汝何以不服我也○**禮**自帝至社稷○正
義曰下篇說中宗高宗祖甲三王以外其後立王生
則逸豫亦罔或能壽如彼文則帝乙以上非無僻王
而此言無不顯用有德憂念祭祀者立文之法辭有
抑揚方說紂之不善盛言前世皆賢正以守位不失
故得美而言之憂念祭祀者惟有齊肅恭敬故言憂
念齊敬奉其祭祈言能保宗廟社稷為天下之主以
見紂不恭傲故喪亡之○**禮**湯既至德澤○正義曰
帝乙已上諸王所以長處天位者皆由湯之聖德延
及後人湯既革夏亦惟天大立安治於殷者謂天安
治之故殷家得治理也殷家諸王自成湯之後皆能

憂念祭祀無敢失天道者故得常處王位無不配天
布其德澤於民為天之子是配天也號令於民是布
德也。傳言糾至亂甚。正義曰淫泆俱訓為過言
糾大過其愆過無顧于天言其縱心為惡不畏天也
無能明民為敬言其多行虐政不憂民也不畏於天
不愛於民言其暴亂甚也此經顧於天與顯民祇共
蒙上罔文故傳再言無也。傳惟天至之辭。正義
曰能明其德天乃與之惟天不與不明其德者糾不
明其德故天喪之因即廣言天意凡四方小大邦國
謂諸侯有土之君其為天所喪滅者無非皆其惡辭
聞於天乃為上天所罰言被天罰者皆有聞亂之辭
上天不罰無辜糾有聞亂之辭故天滅之耳天既滅
不明其德我有明德為天所立汝等殷士安
得不服我乎以其心仍不服故以天道責之

一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傳周王文武也

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傳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紂樂於後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傳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惟汝殷王家已

之我不復有變○復扶又反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

動自乃邑○復扶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紂無道我不

先動誅汝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予亦念天即于殷

大戾肆不正○復扶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誅者故

以紂不能正身念法○復扶王若至不正○正義曰周公

今惟我周家文武二王大神能奉天事故天有命命我周王曰當割絕殷命告正於天我受天命已滅殷

告天惟我天下之事不有二處之適言已之適周不
更適他也惟汝殷王家事亦於我之適不復變改又
追說初伐紂之事我其為汝言曰惟汝殷紂大無法
度故當宜誅絕之伐紂之時我不先於汝動自往誅
汝其亂從汝邑先起汝紂自召禍耳我亦念天所以
就於殷致大罪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故也○
周王至恤祀○正義曰文王受命武王伐紂故知周
王兼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謂以天為神而勤奉事之
勞身敬神言亦如湯明德恤祀也○**傳**天有至傷士
○正義曰以周王奉天之故故天有命命我周使罰
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武成之篇所云既克紂柴於牧
野告天不頓兵傷士是也前敵即服故無頓兵傷士
師以正行故為告正武成正告功成無害即是不
頓傷也頓兵者昭十五年左傳文頓折也○**傳**我
亦至念法○正義曰言我亦念天者以紂雖無法度
若使天不命我我亦不往誅紂以紂既為大惡上天
命我我亦念天所遣我就殷加大**王曰猷告爾多士**
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

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傳

以道告汝衆士我惜汝未達

德義是以徙居西汝於洛邑教誨汝非我一人奉德

不康寧時惟天命

傳

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使

民安之是惟天命宜然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傳

汝無違命我亦不敢有後誅汝無怨我惟爾知惟殷

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傳

言汝所親知殷先世有

冊書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

傳

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士蹈

道者大在殷王庭有服職在百官言見任用予一人

罪者何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也王曰猷告爾多士

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傳** 言我周亦法殷

家惟聽用有德故我敢求汝於天邑商將任用之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傳** 惟我循殷故事憐

愍汝故徙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 **傳** 王曰猷至天命。正義曰

又言曰我以道告汝眾士我惟是以汝未達德義之故其今徙居西汝置於洛邑以教誨汝我之徙汝非

我一人奉行德義不能使民安而安之是惟天命宜然汝無違我我亦不敢更有後誅罰汝等無於我見

怨汝既來遷當為善事惟汝所親知惟汝殷先人往世有策書有典籍說殷改夏王命之意汝當案省知

之汝知先人之故事今汝又有言曰夏之諸臣陷道者大在殷王之庭有服行職事在於百官言其見仁

用恐我不任汝我一人惟聽用有德之者故我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欲取賢而信凡之我惟

汝有德之人於彼天邑商都厥用有德之者汝能未

循殷故事憐愍汝故徙教汝此徙非我有罪是惟天
命當然聖人動合天心故每事惟託天命也○**傳**以

道至誨汝○正義曰讎訓道也故云以道告汝衆士
上言惟是不言其故故傳辯之惟是者未達德義也

遷使居西正欲教以德義是以徙居西汝置於洛邑
近於京師教誨汝也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故為居

西也○**傳**汝無至怨我○正義曰周既伐紂又誅武
夷殷士懼更有誅疑其欲違上命故設此言以戒之

知無違朕者謂戒之使汝無違命也汝能用命我亦
不敢有後誅必無後誅汝無怨我也○**傳**言我至用

之○正義曰夏人簡在王庭為其有德見用言我亦
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汝但有德我必任用故我往前

敢求汝有德之人於天邑商都將任用之也鄭玄云
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王肅云言商今為我之

天邑二者其言雖異皆以天邑商為殷之舊都言未
遷之時當求往遷後有德任用之必矣○**傳**惟我至

天命○正義曰循殷故事此故解經中肆字謂殷用
夏人我亦用殷人憐愍汝故徙之教汝此故解義之

言非經中肆遷汝來西者
非我罪咎是惟天命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大降爾四國民命

傳

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

奄淮夷民命謂君也大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我乃

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傳

四國君叛

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

○ 逃他力反
比毗志反註

同遠于

傳

王曰多士至多遜。正義曰王復言曰衆
士昔我來從奄國大黜下汝管蔡商奄四

國民命民之性命死生在君誅殺其君是下民命由
四國叛逆我乃明白致行天罰汝等遺餘當教之為

善故移徙汝居於遠令汝遠於惡俗比近服事臣我
宗周多為順道冀汝相教為善永不為惡也。**傳**黃

亦周多爲順道冀汝相教爲善永不爲惡也

我至國君○正義曰金縢之篇說周公東征言居東

二年罪人斯得則昔我來從奄者謂攝政三年時也

於時王不親行而王言我來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

四國周公師還亦是王來還也一舉而誅四國獨言

來自奄者謂先誅三監後伐奄與淮夷奄誅在後誅

奄即來故言來自奄也民以君爲命故民命謂君也

天下汝民命謂誅四國君王肅云君爲民命爲君不

能順民意故誅之也○**圖**四國至順道○正義曰天

之所罰罰有罪也四國之君有叛逆之罪我下其命

乃所以明致天罰言非苟爲之也遐逝俱訓爲遠今

移徙汝於洛邑令去本鄉遠也使汝遠於惡俗令去

惡俗遠也比近京師臣我周家使汝從我善化多爲

順道所以救汝之性命也**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

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不欲殺汝故惟是教命

申戒之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圖**今

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

○賓如字徐音

殯馬云却也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傳

非但待

四方亦惟汝衆士所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爾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傳

汝多為順事乃庶幾

還有汝本土乃庶幾安汝故事止居以反所生誘之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

傳

汝能敬行順事則為天所與

為天所憐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

傳

汝不能敬順其罰深重不但不得還本

土而已我亦致天罰於汝身言刑殺

○當始豉反於本作趨音同下

篇放
此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既有幹有年于茲

洛傳 今汝惟是敬順居汝邑繼汝所當居為則汝其

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

幹有年爾小子乃與從爾遷傳汝能敬則子孫乃起

從汝化而遷善傳王曰告至爾遷○正義曰王又言

今我惟不欲於汝刑殺我惟是教命有所申戒由此

也今我作大邑於此洛非但為我惟以待四方無所

賓外亦惟為汝眾士所當服行臣事我宗周多為順

事故也汝若多為順事汝乃庶幾還有汝本土乃庶
幾安汝故事止居可不勉之也汝能敬行順事天惟
與汝憐汝況於人乎汝若不能敬行順事則汝不畜
不得還汝本土我亦致天之罰於汝身今汝惟是敬
順居汝所受新邑繼汝舊日所居為我當聽汝還歸

本鄉有幹事有豐年乃由於此洛邑行善也汝能疏
 順則汝之小子與孫等乃起從汝化而遷善矣○傳
 今汝至有年○正義曰殷士遠遷本鄉新來此邑或
 當居不安為棄舊業故戒之今汝惟是敬順居汝新
 所受邑繼汝舊日所當居為謂繼其本土之事業也
 但能如此得還本土其有安事有豐年也有幹有年
 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得還
 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肅云汝其有安事有長久年於
 此洛邑王解於文甚便但孔上句為云爾乃尚有爾
 本土是誘引之辭故止為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傳言汝眾士當是我

勿非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疏王曰

攸居○正義曰王之所云又復稱曰汝當是我勿非

我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所當居行也○傳言汝

至居行○正義曰王以誨之已終故戒之云汝當是

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

我勿非我既不非我我乃有教誨汝之言則汝所當是

居行令其居於心而行用之鄭玄論語註云或之
有此亦或為有也凡言王曰皆是史官錄其非王
也今史錄稱王之言曰以
前事未終故言又曰也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周公作無逸

中人之性好逸豫故戒以無逸

○好
報反

無逸

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

○中

其人

至無逸。正義曰上智不肯為非下愚戒之
無益故中人之性可上可下不能勉強多好逸

周公曰

豫故周公作書以戒之使無逸此雖指戒成王
以為人之大法成王以聖賢輔之當在中人以

上其實本性亦中人耳。成王至名篇。正
義曰篇之次第以先後為序多士君奭皆是成

尚書疏

卷之六十三

無逸

主卽位之初知此篇是成王始初卽政周公恐其逸豫故戒之使無逸卽以所戒名篇也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傳歎美君子之道所在念

德其無逸豫君子且猶然況王者乎先知稼穡之艱

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傳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之乃謀逸豫則知小人之所依怙相小人厥父母勤

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傳視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躬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相息亮反乃逸乃

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傳小人之

子旣不知父母之勞乃爲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已

誣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

知○諺魚疏○周公至聞知○正義曰周公歎美君子之道以戒王曰嗚呼君子之人所在其

無逸豫君子必先知農人稼穡之艱難然後乃謀為逸豫如是則知小人之所依怙也視彼小人不孝者

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諺不恭既為欺誕父母矣不欺則又侮

慢其父母曰昔之人無所聞知小人與君子如此相反王宜知其事也○歎美至者乎○正義曰周公

意重其事故歎而為言鄭云嗚呼者將戒成王欲求以深感動之是欲深感成王故歎美君子之道君子

者言其可以君正上位子愛下民有德則稱之不限貴賤君子之人念德不怠故所在念德其無逸豫也

君子且猶然而況王者乎言王者日有萬幾彌復不可逸豫鄭云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

位為政其無自逸豫也○稼穡至依怙○正義曰民之性命在於穀食田作雖苦不得不為寒耕熟耘

沾體塗足是稼穡為農夫艱難之事在上位者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可謀其逸豫使家給人足乃得思慮
 不勞是為謀逸豫也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
 所依怙言小人依怙此稼穡之事不可不勤勞也上
 句言君子當無說此言乃謀逸豫者君子之事勞心
 與形盤于遊畋之逸也無為而治心之逸也君子
 無形逸而有心逸欲知稼穡之艱難可以謀心逸也
 ○**傳**視小人至其勞○正義曰視小人不孝者其父
 母勤苦艱難終於稼穡成於生業致富以遺之而其
 子謂已自然得之乃不知其父母勤勞○**傳**小人至
 聞知○正義曰言視小人之身此言小人之子者
 小人謂無知之人奔走賤者之稱躬為稼穡是賤者
 之事故言小人之子謂賤者之子即上所視之小人
 也此子既不知父母之勞謂已自然得富恃其家富
 乃為逸豫遊戲乃為叛諺不恭已足欺誣父母矣若
 不欺誣則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所聞知言其
 罪之深也論語曰由也諺諺則叛諺欺誣不恭之貌
 昔謂久也自今而道遠久故為古老之人詩云召彼

故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傳太戊也殷

家中世尊其德故稱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傳言太

戊嚴格恭敬畏天命用法度嚴如字又魚檢治民

祇懼不敢荒寧傳為政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安治

直爽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傳以敬畏之故得

壽考之福疏周公至五年正義曰既言君子不逸

周公曰嗚呼我所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威儀嚴恪貌

恭心敬畏天命用法度治民敬身畏懼不敢荒怠自

安故中宗之享有殷國七十有五年言不逸之故而

得歷年長也傳太戊至稱宗正義曰中宗廟號

太戊王名商自成湯已後政教漸衰至此王而中興

故稱中宗。○**傳**言太至法度。○正義曰祭義云嚴威
 儼恪故引恪配嚴鄭玄云恭在貌敬在心然則嚴是
 威恭是貌敬是心主
 者各異故累言之。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

人傳武丁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

人出入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傳**武丁

起其即位王位則小乙死乃有信默三年不言言孝行

著孟反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傳**在喪則其

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和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

安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傳**善謀殷國至于

小大之政人無是有怨者言無非肆高宗之享國五

十有九年

傳

高宗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

疏

其在至九年。正義曰：其殷王高宗父在之時，久勞於外，於時與小人同其事，後為太子起其卽王之位，乃有信默三年不言，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言得其道，乃天下大和，不敢荒怠，自安善謀，殷國至於小大之政，莫不得所，其時之人無是有怨恨之者，故高宗之享殷國五十有九年，亦言不逸得長壽也。

武丁其至同事。正義曰：舊久也在卽位之前而言久勞於外，知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為農役，小人之艱難事也。太子使與小人同勞，此乃非常之事，不可以非常怪之於時，蓋未為太子也。殷道雖實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小人雜居也。

武丁起至行著。正義曰：以上言久勞於外，為父在時事故，言起其卽王位，則小乙死也。亮信也，陰默也。三年不言，以舊無功而今有故言，乃有說此事者，言其孝行著也。禮記喪服四制引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

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卽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載之於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也是說此經不言之意也。○**傳**在喪至自安。○正義曰鄭玄云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玄意謂此言乃雍者在三年之內時有所言也孔意則爲出言在三年之外故云在喪其惟不言喪畢發言則天下大和知者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不言除喪猶尚不言在喪必無言矣故知喪畢乃發言也高宗不敢荒寧與中宗正同故云亦法中宗不敢荒怠自安殷家之王皆是明王所爲善事計應略同但古文辭有差異傳因其文同故言法中宗也。○**傳**善謀至無非。○正義曰釋詁云嘉善也靖謀也善謀殷國謀爲政教故至於小大之政皆允人意人無是有怨高宗者言其政無非也鄭云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王也。其

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

傳

湯孫太甲爲王不義

久爲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柵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

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傳

在柵三年思集用

光起就王位於是知小人之所依依仁政故能安順

於衆民不敢侮慢憚獨

○憚求營反
字又作焚

肆祖甲之享國

三十有三年

傳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

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爲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

其功故稱祖

疏

其在至三年○正義曰其在殷王祖

久爲小人之行伊尹廢諸柵起其卽王之位於是知

小人之所依依於仁政乃能安順於衆民不敢侮鰥

寡憚獨故祖甲之享有殷國三十有三年亦言不逸

得長壽也○湯孫至之柵○正義曰以文在高宗

之下世次顛倒故特辨之此祖甲是湯孫太甲也為
 王不義謂湯初崩久為小人之行故伊尹放之於桐
 言其廢而復興為下作其即位起本也王肅亦以祖
 甲為太甲鄭玄云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兄祖庚賢
 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為不義逃於人間故云
 又為小人案殷本紀云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
 祖甲立是為帝甲淫亂廢道復衰國語說殷事云帝
 甲亂之七代而殞則帝甲是淫亂之主起亡殷之源
 寧當與二宗齊名舉之以戒無逸武丁賢王祖庚復
 賢以武丁之明無容廢長立少祖庚之賢誰所傳說
 武丁廢子事出何書妄造此語是負武丁而誣祖甲
 也○**傳**在桐至憚獨○正義曰在桐三年太甲序文
 思集用光詩大雅文彼集作輯輯和也彼鄭言公劉
 之遷幽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此傳之意蓋言
 太甲之在桐也思得安集其身用光顯王政故起卽
 王位於是知小人之依託於仁政故能施行政教安
 順於衆民不敢侮憚獨鰥寡之類尤可憐愍故特
 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

言之○**傳**太甲至稱祖○正義曰傳於中宗云以敬

畏之故得壽考之**傳**高宗之為政小大無怨故亦享國永年於此云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各順其文而為之說其言行善而得長壽經意三王同也以其世次顛倒故解之云此以德優劣立年多少為先後故祖甲在大戊武丁之下諸書皆言太甲此言祖甲者殷家亦祖其功故稱之祖甲與二宗為類惟見此篇必言祖其功亦未知其然殷之先君有祖乙祖辛祖丁稱祖多矣或可號之為祖未必祖其功而存其廟也**傳**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傳**從是三王各承其

後而立者生則逸豫無度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

傳言與小人之子同其能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傳**過樂謂之耽惟樂之從言荒淫○耽丁南反注下同樂音洛注

同**傳**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傳**以耽樂之故從是其後

亦無有能壽考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傳高者十年下者三年言逸樂之損壽自時至三年

正義曰從是三王其後所立之王生則逸豫不知康

之故從是其後諸王無有能壽考者或十年或七八

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言逸樂之損壽故舉以戒成

也王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傳

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言皆能以義自抑畏敬天

命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傳

文王節儉卑其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就田功以

知稼穡之艱難○卑如字馬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本作俾使也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

鮮鰥寡

傳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恭民

安之又加惠鮮乏鰥寡之人

○鮮息茂反注同

自朝至于日

中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傳從朝至日晷不暇食

思慮政事用皆和萬民

○吳音側本亦作反歇田節反

文王不敢盤

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傳文王不收樂於遊逸田

獵以衆國所取法則當以正道供待之故

○供音恭

文王

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傳文王九十七而終中

身卽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

傳周公至十年○正義曰殷

之三王既如此矣周公又言曰嗚呼其惟我周家太
王王季能以義自抑而畏敬天命故王迹從此起也

文王又思薄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與治田之功以
 美道柔和其民以美政恭待其民以此民歸之以美
 政恭民之敬故小民安之又加恩惠於鮮之鰥寡之
 人其行之也自朝旦至于日中及晷尚不遑暇食用
 善政以諧和萬民故也文王專心於政不敢逸樂於
 遊戲畋獵以已為眾國所取法惟當正心行已以供
 待之由是文王受命嗣位為君惟於中身受之其享
 國五十年亦以不逸得長壽也。○**傳**太王至父祖。○
 正義曰太王周公會祖王季即祖也此乃經傳明文
 而須詳言之者此一王之下辭無所結陳此不為無
 逸周公將說文王故本其父祖是以傳詳言也解其
 言此之意以義自抑者言其非無此心以義自抑而
 不為耳。○**傳**文王至艱難。○正義曰文王學其衣服
 以就安人之功言儉於身而厚於人也立君所以牧
 人安人之功諸有美政皆是也就安人之內田功最
 急故特云田功以示知稼穡之艱難也。○**傳**以美至
 之人。○正義曰徽懿皆訓為美徽柔懿恭此是施人
 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配之徽柔配真

之事以此柔恭懷安小民故傳分而置之微柔也

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懿恭留保以美政恭民故民

安之徽懿言其美而已不知何所美也人君施於民

惟有道與政耳故傳以美道美政言之政與道亦互

相通也少乏鰥寡尤是可憐故別言加惠於鮮乏鰥

寡之人也。從朝至萬民。正義曰昭五年左傳

云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則人之常食在日

中之前謂辰時也易豐卦象曰日中則昃謂過中而

斜昃也昃亦名跌言日蹉跌而下謂未時也故日之

十位食時為辰日跌為未言文王勤於政事從朝不

食或至於日中或至於日昃猶不暇食故經中昃並

言之傳舉晚時故惟言跌遑亦暇也重言之者古人

自有複語猶云艱難也所以不暇食者為思慮政事

用皆和萬民政事雖多皆是為民故言歲歲訓皆也

○傳文王至之故。正義曰釋詁云盤樂也遊謂遊

逸田謂畋獵二者不同故並云遊逸田獵以衆國皆

於文王所取其法則文王當以正義供待之故也言

文王思為政道以待衆國故不敢樂於遊田文王世

為西伯故當為衆國所取法則禮有田獵而不敢者

順時蒐狩不為取樂故不敢非時田獵以為樂耳。○

傳 文王至全數。○正義曰文王年九十七而終禮記

文王世子文也於九十七內減享國五十年是未立

之前有四十七在禮諸侯踰年即位此據代父之年

故為即位時年四十七也計九十七年半折以為中

身則四十七時於身非中言中身者舉全數而稱之

也經言受命者鄭玄云受殷王嗣位之命然殷之末

世政教已衰諸侯嗣位何以皆待王命受先君之命

亦可也王肅云文王受命
傳 嗣位為君不言受王命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

傳 繼從今已往嗣世之王皆戒之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傳 所以無敢過於觀
遊逸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正身以供待之故無皇
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

傳 無敢自暇曰惟今日樂後日止夫耽樂者乃非所

以教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愆起度無反夫音扶

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傳以酒為凶謂之酗

言紂心迷政亂以酗酒為德戒嗣王無如之○酗況付及

紀 周公至德哉○正義曰周公又言而歎曰嗚呼繼此後世自今以後嗣位之王則其無得過於觀望

過於逸豫過於遊戲過於田獵所以不得然考以萬民聽王者之教命上當正己身以洪待之也以身供

待萬民必當早夜恪勤不敢自閑暇曰今日且樂後日乃止此為耽樂者非民之所以教訓也非天之所

以破順也若是之人則有大愆過矣王當自勤政事莫如殷王受之迷亂國政酗管於酒德哉殷紂藉酒

為內以酒為德由是喪亡殷國王當以紂為戒無得如之○傳繼從至戒之○正義曰先言繼者謂繼此

卷之六十一

後人即從今以後嗣世之王也周公思及長遠後王
 盡皆戒之非獨成王也○**○**所以至之故○正義曰
 傳意訓淫為過鄭玄云淫放恣也淫者侵淫不止其
 言雖殊皆是過之義也言觀為非時而行違禮觀物
 如春秋隱公加棠觀魚莊公如齊觀社穀梁傳曰常
 事曰視非常曰觀此言無淫于觀禁其非常觀也逸
 謂逸豫遊謂遊湯田謂田獵四者皆異故每事言于
 以訓用也用萬民皆聽王命王者惟當正身待之故
 不得淫於觀逸遊田也○**○**無敢至過矣○正義曰
 無敢自暇謂事不寬不暇而以為原王之意而為辭
 故言曰耽以為樂惟今日樂而後日止惟言今日樂
 明知後日止也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民教民當恪
 勤也非所以順天順天當肅恭也是此耽樂之人則
 大有愆過矣戒王不得如此也○**○**以酒至如之○
 正義曰酌從酉以凶為聲是酌為凶酒之名故以酒
 為凶謂之酌酌是飲酒而益凶也言紂心迷亂必酌
 酒為德飲酒為文心以凶酒為已
 德紂以此亡殷戒嗣王無如之

周公曰嗚呼我聞

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傳歎古之君臣

雖君明臣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民無

或胥譎張為幻傳譎張誑也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

無有相欺誑幻惑也○幻音患 誑九況反此厥不聽人乃訓之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傳此其不聽中正之

君人乃教之以非法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

無不變亂言已有以致之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

口誑祝傳以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違怨否則

其口誑祝言皆患其上○誑側助反 祝之又反疏周公至誑祝

德討以此亡殷成王無如之周公曰嗚呼我聞

公言而歎曰我聞人之言曰古人之雖君明臣良猶
 尚相訓告以善道相安順以美政相教誨以義方君
 臣相正如此故於時之民順從上教無有相誑欺為
 幻惑者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教訓之以非法之
 事乃從其言變亂先王之正法至於小大之事無不
 皆變亂之君既變亂如此其時之民疾苦否則其心
 違上怨上否則其口詛視上言人患之無已舉此以
 戒成王使之君臣相與養下民也。○**書**歎古至義方
 ○正義曰此章二事善惡相反下句不聽人者是愚
 闇之君知此言古之人者是賢明之君相是兩人相
 與故知兼有臣良更相教告隱三年左傳石碯曰臣
 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知相教誨者使相教誨以義
 方也則知相訓告者告之以善道也相保惠者相安
 順以美政也。○**書**壽張至惑也。○正義曰壽張誑也
 釋訓文孫炎曰眩惑誑欺人也民之從上若影之隨
 形君臣以道相正故下民無有相欺誑幻惑者幻即
 眩也惑亂之名漢書稱西域有幻人是也。○**書**此其
 至致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此其不聽

至政之。正義曰。上言善事。此說惡事。如也。其不聽

者是不聽中正之君也。既不聽中正則邪佞
此則訓之者此邪佞之人訓之也。邪佞之人必反正
道。故言人乃教之以非法。闡君即受用之。變亂先王
之正法。至於小大無不變亂。言皆變亂正法盡也。闡
君所任同。已由已之闡致此。佞人言此。闡君已身有
以致之也。上君明。臣良。由君明而有良臣。亦是已有
致上之言。胥此不言者。君任佞臣。國亡滅矣。不待相
教為惡。故不言胥也。○禮以君至其上。正義曰。君
既變亂正法。必將困苦下民。民不堪命。忿恨必起。故
民忿君。乃有二事。否則心違怨否。則口誣。祝言皆患
上而為此也。違怨謂違其命而怨其身。誣祝謂告神
明令加殃咎也。以言告神。謂之祝。請神加殃。謂之詛。
襄十七年左傳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
祝。詩曰。侯誼侯祝。是詛。祝意小異耳。周公曰。嗚呼

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造

哲傳言此四人皆蹈智明德以臨下厥或告之曰小

尚書卷之二十六 二十二

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 其有告之言小人怨詈

汝者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 ○詈力 智反 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舍怒 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信如是怨詈則四王不啻不敢舍怒

以罪之言常和悅 周公至舍怒。正義曰既言明君聞君善惡相反更述二者之

行周公言而歎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

及我周文王此四人者皆蹈明智之道以臨下民其

有告之曰小人怨恨汝罵詈汝既聞此言則大自敬

德更增修善政其民有過則曰是我之過民信有如

是怨詈則不啻不敢舍怒以罪彼人乃欲得數聞此

言以自改悔言寬弘之若是 其有至善政。正義曰釋詁云皇大也故傳言大自敬德者謂增修善政也鄭玄以皇為假言寬假自敬王肅本皇作况

滋益用敬德也。

傳

其人至和悅。正義曰或告之

曰小人怨汝詈汝其言有虛有實其言若虛則民之

愆也民有愆過則曰我過不責彼為虛言而引過歸

已者湯所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若信有如是怨

詈小人聞之則含怒以罪彼人此四王即不啻不敢

含怒以罪彼人乃自願聞其愆言其顏色常和悅也

鄭玄云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

聞之以知已政得失之源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請

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

傳

此其不聽中正

之君有人誑惑之言小人怨憾詛詈汝則信受之

誠胡

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

傳則如是信

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寬緩其心言含怒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傳

信讒含怒罰殺

無罪則天下同怨讎之叢聚於其身

公反。叢才。

至此厥

身。正義曰此其不聽中正之人乃有欺誑為幻或

以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不原其本情則信受之則

知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不審虛實不能寬

緩其心而徑即含怒於人是亂其正法罰無罪殺無

辜罰殺欲以止怨乃令人怨益甚天下之民有同怨

君令怨惡聚於其身言福急使民之怨若是教成王

勿學此也。則如至含怒。正義曰若人者察獄

必審其虛實然後加罪不長念其為君之道謂不審

察虛實也不寬緩其心言徑即含怒也王肅讀

辟為辟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周公**

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傳

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君奭第十八

周書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保太保也師太師也馬云保氏師

氏皆大夫官相音息亮反左右馬云分陝為二伯東為左西為右

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君奭

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陳古以告之故以

名篇亦反召公名 召公至君奭。正義曰

保周公為師輔相成王為左右大臣召公以周公嘗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說周公

已意以告召公史敘其事作君奭之篇也周官

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則此為保為

師亦為三公官也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

意在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為左右爾不為與

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為太師此言周公為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

於時太傅蓋舉公為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三公之次先師後保此序先言保者篇之所作注為召公不說故先言召公不以官位為次也案經周公之言皆說已留在王朝之意則召公不說周公之留也故鄭王皆云周公既攝王政不宜復列於臣職故不說然則召公大賢豈不知周公留意而不說者以周公留在臣職當時人皆怪之故欲開道周公之言以解世人之惑召公疑之作君奭非不知也史記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馬遷安為說爾鄭玄不見周官之篇言此師保為周禮師氏保氏大夫之職言賢聖兼此官亦謬矣。尊之至名篇。正義曰周公呼為君奭是周公尊之曰君也奭是其名君非名也傳二十四年左傳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無名適者則召公必非文王之子燕世家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譙周考按古

召公奭

史不能知其所出皇甫謐云原公名豐是其一也是為文王之子一十六國然文王之子本無定數并原豐為一當召公於中以為十六謬矣此篇多言先世有大臣輔政是陳古道以告之呼君奭以告之故以君奭名篇

周公若曰君奭○順古道呼其名而告之弗弔天降喪

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言殷道不至故天

下喪亡於殷殷已墜失其王命我有周道至已受之

○弔音的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廢典

之跡亦君所知言殷家其始長信於美道順天輔其

所以國也○棐音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詳

尚書疏 卷之二十六 二十五

傳

言殷紂其終墜厥命以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知

○終馬本作崇云受也 **傳** 周公至不祥。正義曰周公為師順古道而

曰君喪殷道以不至之故故天下喪亡於殷殷既

失其王命我有周已受之矣今雖受命貴在能終者

不能終與殷無異故視殷以為監戒我不敢獨知

家其初始之時能長信於美道能安順於上天之道

輔其誠信所以有國此亦君之所知我亦不敢獨知

曰殷紂其終墜失其王命由出於不善之故亦君所

知也。 **傳** 廢典至以國。正義曰孔以召詔云我至

敢知者其意召公言我不敢獨知亦王所知則此言

我不敢知亦是周公言我不敢獨知是君喪所知故

以此及下句為說殷之興亡言與君喪同知舉其廢

典亡為戒鄭 **傳**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

玄亦然也

命 **傳** 歎而言曰君也當是我之留我亦不敢安于上

天之命故不敢不留音以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

尤違傳言君不長遠念天之威而動化於我民使無

過違之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傳惟衆人共存在我後嗣子孫若

夫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光大之道我老在家則

不得知渴絕反佚音逸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

命弗克經歷傳天命不易天難信無德者乃其墜失

王命不能經久歷遠不可不慎同諶氏壬反嗣前

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且傳繼先王之大業恭奉其

明德正在今我小子且言異於餘臣非竟有正迺惟

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傳我留非能有改正但欲蹈行

先王光大之道施政于我童子童子成王鳴呼

正義曰周公又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已已離也既

歎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勿非我也我亦不敢安

於上天之命故不敢不留君何不長遠念天之威罰

禍福難量當勤教於我下民使無尤過違法之闕惟

今天下衆人共誠心存在我後嗣子孫觀其政之善

惡若此嗣王大不能恭承上天下地絕矣先王光大

之道令使衆人失望我若退老在家則不能得知何

得不留輔王也天命不易言甚難也天難信惡則去

之不常在一家是難信也天子若不稱天意乃墜失

其王命不能經久歷遠其事可不慎乎繼嗣前人先

王之大業恭奉其明德也正在今我小子且周公自

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

言已身當恭奉其先王之明德留輔佐王非能有所

與正但欲蹈行先王光大之道施政於我童子童子
謂成王意欲奉行先王之事以教成王也。

至不留。正義曰歎而言曰嗚呼君已已。是引辭之

辭既呼君更歎而引聲乃復言曰君當是我之留以

其意不說故令是我而勿非我我不敢安於上天之

命孔意當謂天既命周我當成就周道故不敢不留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傳無德去之是矣

不可信故我以道惟安寧王之德謀欲延久。我道馬本作

我迪去女字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傳言天不用命

又起呂反。釋廢於文王所受命故我留佐成王。又曰至受命正義曰

公又言曰天不可信無德則去之是其不可信也天

難信之故恐其去我周家故我以道惟安行寧王之

德謀欲延長之我原上天之意不用命廢於文王受

受命若嗣王失德則還廢之故我當留佐成王也。

傳無德至延久。正義曰此經言又曰傳不明解

云人又云則鄭玄以此又曰為周公稱人之言也王

肅云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命則肅意

以周公重言故稱又曰孔雖不解當與王肅意同言

寧王者即文王也鄭王亦同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

已放桀受命為天子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傳**尹

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 音至 **在太甲時則有若**

保衡 **傳**太甲繼湯時則有如此伊尹為保衡言天下

所取安所取平在太戊 **傳**太甲之孫時則有若伊陟

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 **傳**伊陟臣扈率伊尹之

職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

言不及二臣

。僕于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

殷家亦祖其功時賢臣有如此巫賢賢戚子巫氏在

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

說

音悅

公曰君夷至甘盤。正義曰言時有若甘盤非謂別有如此人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皆其

既受命見其為天子也。以下在太甲在武丁亦皆其

為天子之時有如此臣也。成湯未為天子已得伊尹

言既受命者以功格皇天在受命之後故言既受命

也皇天之與上帝俱是天也變其文爾其功至於天

帝謂致太平而天下和之也保衡伊尹一人也異時

而別號伊尹之下已言格于皇天保衡之下不言格于皇天從可知也伊尹臣扈言格于上帝則其時亦致太平故與伊尹文異而事同巫咸巫賢甘盤蓋功劣於彼三人故無格天之言。尹摯至太平。正

義曰伊尹名摯諸子傳記多有其文功至大天猶堯格于上下知其謂致太平也。太甲至取乎。正

義曰據太甲之篇及諸子傳記太甲大臣惟有伊尹知卽保衡也說命云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佑我

祖格于皇天商頌那祀成湯稱爲烈祖烈祖湯之號言保衡佐湯明保衡卽是伊尹也詩稱實維阿衡

左右商王鄭玄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乎至太甲改曰保衡保安也言天下所取安所取乎

此皆三公之官當時爲之號也孔以太甲云嗣王不惠於阿衡則太甲亦曰阿衡與鄭異也。太甲之

孫。正義曰史記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崩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已立崩弟太戊立是本

戊爲太甲之孫太庚之子三代表云小甲太庚弟雍已太戊又是小甲弟則太戊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李

紀世表俱出馬遷必有一誤孔於咸又序傳云太戊沃丁弟之子是太戊爲太甲之孫也。伊陟至二

帝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輔佐其君

其事既同如此二臣能率循伊尹之職云格于土

使其君不隕祖業故至天之功亦不隕也夏社享
云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則為
初有臣扈已為大臣矣不得至今仍在與伊尹之子
同時立功蓋二人各同或兩字一誤也案春秋范為
子光輔五君或臣扈事湯而又事太戊也格于上帝
之下乃言巫咸又王家則巫咸亦是賢臣俱能紹攷
王家之事而已其功不得至天言不及彼二臣。
乙至巫氏。正義曰殷本紀云中宗崩子仲丁立
崩弟外壬立崩弟河囂甲立崩子祖乙立則祖乙是
太戊之孫也孔以其人稱祖故云殷家亦祖其功賢
是成子相傳云然父子俱稱為巫咸知巫為氏也。
高祖至傳說。正義曰說命篇高宗云台小子舊
于甘盤既乃遷於荒野高宗未立之前已有甘盤免
喪不言乃求傳說明其即位之初有甘盤佐之甘盤
卒後有傳說計傳說當有大功此惟數六
人不言傳說者周公意所不言未知其故

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傳言伊尹至

尚書疏 卷之二十九 二十九 殷石閣

甘盤六臣佐其君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

殷故殷禮能升配天享國長久多歷年所○治重更反下同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殷禮配天惟天大佑助

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皆知禮節○率惟至百姓

伊尹甘盤六臣等輔佐其君率循此為臣之道有陳列之功以安治有殷故殷有安上治民之禮升配上

天享國多歷年之次所天惟天佑助其為王之命則使商家富實百姓為令使商之百姓家給人足皆知

禮節也○言伊至年所○正義曰率訓循也說賢臣佐君云循惟此道當謂循此為臣之道盡忠竭力

以輔其君故有陳列於世以安治有殷使殷王得安治民故殷得此安上治民之禮能升配上天天在人

上故謂之升為天之子是配也享國久長多歷年所○殷禮至禮節○正義曰殷能以禮配天故天子

福天惟大佑助其王命風雨以時年穀豐稔使萬民百姓豐實家給人足管子曰衣食足知榮辱倉廩

知禮 節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傳 自湯至武

一 丁其王人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其小臣使得其人以

為蕃屏侯甸之服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可知賓領

一 反 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傳 王猶秉德憂

臣況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事惟有德者舉用治

其君事亦反 辟必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

一 孚傳 一人天子也君臣務德故有事於四方而天下

一 化服如卜筮無不是而信之傳 土人至是孚。正義曰王人謂與人為王

言此上所說成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皆王人也無不持德立業明憂小臣雖則小臣亦憂使得其賢人以蕃屏侯甸之服王恐臣之不賢尚以為憂况在臣下得不皆勤勞奔走惟憂王此求賢之事惟求有德者舉之用治其君之事乎君臣共求其有德所在職事皆治天子一人有事於四方天下咸化而服如有卜筮之驗無不是而信之賢臣助君致使大治我留不去亦當如此也。傳自湯至可知。正義曰王肅云王人猶君人也無不持德立業謂持人君之德立王者之事業人君之德在官賢人官得其人則事業立故傳以立業配持德明憂小臣之不賢憂欲使得其人以為蕃屏侯甸之服也小臣且憂得人則大臣憂之可知侯甸尚思得其人朝廷思之必矣王肅云小臣臣之微者舉小以明大也。傳王猶至君事。正義曰君之所重莫重於求賢官之所急莫急於得人故此章所陳惟言君憂得人臣皆舉賢以王之尊猶尚秉德憂臣况其臣下得不皆奔走惟王此求賢之事惟有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之事惟存德者必舉之置於官位用治其君事也

傳

一人至信之。正義曰禮天子自稱曰予一人

為天子也君臣務求有德衆官得其人從上至下

相師法職無大小莫不治理故天子有事於四方發

號出令而天下化服譬如十筮無不是而信之事既

有驗言如是

則人皆信之

公曰君爽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

天滅威

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有殷嗣

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加之以威今汝永念則有固

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傳

今汝長念平至者安治反是

者滅亡以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

新成國矣

疏

公曰君爽天至造邦。正義曰周公呼

召公曰君爽皇天賦命壽此有平至之

君言有德者必壽考也殷之先王有平至之德故能

安治有殷言故得安治也有殷嗣子紂不能平至故

天滅亡而加以威今汝夷當長念天道平至者安
 治不平至者滅亡以此為法戒則有堅固王命其治
 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傳**言天至以威。正義曰
 格訓至也平謂政教均平至謂道有所至也言不弔
 謂道有不至者此言格謂道至者天壽有平至之君
 有平至之德則天與之長壽則知中宗高宗之屬身
 是也由其君有平至之德故能安治有殷言有殷國
 安而民治也有殷嗣子紂其德不能平至國不安民
 不治故天滅亡之而加以威也孔傳之意此經專
 說君之善惡其言不及臣也王肅以為兼言君臣注
 云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
 家有良臣也鄭注以為傳言臣事格謂至於天也與
 孔不同。**傳**今汝至國矣。正義曰上句言善者興
 而惡者亡此句令其長安治及念明道念上二者故
 言今汝長念平至者而安治反是者滅亡念此以為
 法戒則有堅固王命王族必不傾壞若能如此其治
 理足以光明我新成國矣周自武王伐紂至此年歲
 未多對殷而言故為新國傳意言不及臣周公說此

事者蓋言興滅由人我欲輔王使為平至之君公曰君爽在昔上帝割申勸

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傳在昔上天割制其義

重勸文王之德故能成其大命於其身謂勤德以受

命重直用反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號叔

有若闕天傳文王庶幾能修政化以和我所有諸夏

亦惟賢臣之助為治有如此號闕闕氏號國叔字文

王弟天名號寡自反徐公伯反闕音宏天於表反徐於驕反有若散宜生有

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傳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

名凡五臣佐文王為胥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任散素但

反顛丁田反又音田南宮括工活反南宮氏括名也
馬本作南君胥附毛詩作疏附傳曰率下親上曰疏
附鄭箋云疏附使疎者觀也奔走奔又作本走又作
奏音同詩傳云喻德宣譽曰奔奏鄭箋云奔走使人
歸趨先後上悉薦反下戶豆反毛傳云相導公曰
前後曰先後禦侮詩傳云武臣折衝曰禦侮君夷
至厥躬。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夷在昔上天斷割
其義重勸文王之德以文王有德勸勉使之成功故
文王能成大命於其身言文王能順天之意勤德以
受命。傳在昔至受命。正義曰文王去此未久但
欲遠本天意故云在昔上天作久遠言之割制謂切
割絕斷之意故云割制其義重勸文王之德者文王
既已有德上天佑助而重勸勉文王順天之意故其
能成大命於其身正謂勤行德義以受天命。傳文
王至天名。正義曰文王未定天下庶幾能修政化
以和我所有諸夏謂三分有二屬已之諸國也僖五
年左傳云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是虢叔為文王之
弟號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皆上氏下名故閔散

第幾國名叔字凡言人之名氏其上氏下名故問散

○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也。○**傳**散奉至之

○正義曰詩絲之卒章稱文王有疏附先後奔奏

侮之臣毛傳云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

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箋云疏附使

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詩言文王有此四種之

臣經歷言五臣之名故知五臣佐文王為此任也此

四事者五臣共為此任非一臣當一事也鄭云不及

呂望者太師教文王以大德周公謙不可以自此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傳**有

五賢臣猶曰其少無所能往來而五人以此道法教

文王以精微之德下政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

佐。○蔑徐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

亡結反

傳文王亦如殷家惟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

威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迥見冒聞于上帝惟時

受有殷命哉傳言能明文王德蹈行顯見覆冒下民

彰聞上天惟是故受有殷之王命見賢遍反注同

作勗勉也聞音問或如字又曰至命哉。正義曰文王既有賢

下政令於國人德政既善為天所佑文王亦如殷家

惟為天所大佑文王亦秉德蹈知天威文王德如此

者乃惟是五人明文王之德使然也五人能明文王

德使蹈行顯見覆冒下民聞於上天惟是之故得受

有殷王之命哉言文王之聖猶須良佐我所以留輔
成王傳有五至良佐。正義曰無能往來一句周
公假為文王之辭言文王有五賢臣猶恨其少又復
言曰我臣既少於事無能往來謂去還理事未能周
悉言其好賢之深不知厭足也迥道葬法也蔑小也

小謂精微也而五人以此道法教文王以精微之德
用此精微之德下教令於國人言雖聖人亦須良佐
以見成王須輔佐之甚也鄭玄亦云蔑小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

文王沒武王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相息亮反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

剗厥敵傳言此四人後與武王皆殺其敵謂誅紂惟

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傳惟此四人明武王

之德使布冒天下大盡舉行其德傳武王至稱德○正義曰文王既

沒武王次立武功初立惟此四人庶幾輔相武王蹈

有天下之祿其後四人與武王大行天之威罰皆與
其殺其強敵謂共誅紂也武王之有天下惟此四人
明武王之德惟武王布德覆冒天下此四人大盡舉

行武王之德言武王亦得良臣之力。傳文王至四

人。正義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十三年方始發葬

文王沒武王立謂武王初立之時惟此四人而已

幾輔相武王蹈有天祿初立則有此志故下句言後

與武王殺紂也號叔先死故曰四人以是文王之弟

其年應長故言先死也鄭玄疑不知誰死注云至武

王時號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傳惟此至其德。

正義曰單盡稱舉也使武王之德布冒天下是此四

人之力量此四人大。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

盡舉行武王之德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

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傳我新還政

今任重在我小子且不能同於四人若游大川我往

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

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

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

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同於未在位即政時汝大無

非責我留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

矧曰其有能格傳今與汝留輔成王欲收教無自勉

不及道義者立此化而老成德不降意為之我周則

鳴鳳不得聞況曰其有能格于皇天乎造才老反音七到反

鳴鳥馬云鳴鳥謂鳳凰今在至能格正義曰周也本或作鳴鳳者非公言我新還政成王今任

之重者其在我小子之身也我不能同於四人輔文武使有大功德但苟求救溺而已譬如遊於大川我

往與汝爽其共濟渡小子成王用心輔弼同於成王未在位之時恐其未能嗣先人明德我當與汝輔之

汝大無非責我之留也我留與汝輔王者欲收教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我今欲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

不降意為之我周家則鳴鳳之鳥尚不得聞知況曰其有能格於皇天者乎言我新至我留正義曰

周公既已還政則是於重任矣而猶言今任重在我小子且者周公既攝王政又須傳授得人若其不能

尚書疏 卷之六 三十五 收

負荷仍是周公之責以嗣子劣弱故言今任重猶在
 我小子且也彼四人者能冀贊初基佐成王業我不
 能同於四人望有大功惟求救溺而已詩云泳之游
 之左傳稱闕敷游流而逸則游者入水浮渡之名譬
 若成王在大川我往與汝與其同共濟渡成王若云
 從此向川故言往也。○今與至天乎。正義曰王
 朝之臣有不勉力者今與汝留輔成王者正欲收斂
 教誨無自勉力不及道義者當教之勉力使其及道
 義也我欲成立此化而老成德之人不肯降意為之
 我周家則鳴鳳尚不聞知况曰其有能如伊尹之輩
 使其功格於皇天乎言太平不可冀也經言耆造德
 不降者周公以已年老應退而留因即傳言已類言
 已若退則老成德者悉皆退自逸樂不肯降意為之
 政無所成祥瑞不至我周家則鳴鳳不得聞則鳳是
 難聞之鳥必為靈瑞之物故以鳴鳥為鳴鳳孔子稱
 鳳鳥不至是鳳鳥難聞也詩大雅卷阿之篇歌成王
 之德其九章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鄭云因時鳳皇
 至故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

至古以喻焉則成王之時鳳皇至也大雅正經之作

多在周公攝政之後成王即位之初則周公言此之時已鳳皇至見太平矣而復言此者恐其不復能然
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於致鳳故以鷩鳳
況之格天案禮器云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升
中謂功成告天也如彼記文似功至於天鳳皇乃降
此以鳴鳳易致況格天之難者乎記以龍鳳有形是
可見之物故以鳳降龍至為成功之
驗非言成功告天然後此物始至也
公曰嗚呼君肆

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傳以朝臣無

能立功至天故其當視於此我周受命無窮惟美亦

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朝直遙反告君乃

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傳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我留與

汝輔王不用後人迷惑故欲教之○公曰嗚呼至人迷○正義曰周

公歎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我以朝臣無能立功至天之故故君其當視於此請視此朝臣無能立功之事我周家受天之命無有境界惟美亦大惟艱難不可輕忽謂之易治我今告君汝當謀寬饒之道以治下民使其事可法我不用作後世人迷惑故欲教之也

傳告君至教之。正義曰。猷訓為謀。告君汝謀寬饒之道。故當以寬饒為法。我留與汝輔王不用使後人迷惑。怪之無法。則迷惑故欲與汝作法以教之。鄭云。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今謀於寬裕也。

汝民極**傳**前人文武布其乃心為法度乃悉以命汝

矣為汝民立中正矣。為汝于偽反曰汝明勗偶王在實乘

茲大命**傳**汝以前人法度明勉配王在於誠信行此

大命而已。但反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傳**惟文

王聖德爲之子孫無忝厥祖大承無窮之憂

疏公曰前至

之恤。正義曰周公又言曰前人文武布其乃心制

法度乃悉命汝爲民立中正之道矣治民之法已成

就也戒召公汝當以前人之法度明自勉力配此成

王在於誠信行此大命而已言已有舊法易可遵行

也惟文王聖德造始周邦爲其子孫欲命無忝厥祖

大承無窮之憂故我與汝不可不輔。前入至正

矣。正義曰乃緩辭不訓爲汝。汝以至而已。

正義曰勗勉也偶配也言信也汝當以前人法度明

自勉力配成王在於誠信行大命而已言其不復

須勞心傳以乘爲行蓋以乘車必行故訓乘爲行

曰君告汝朕允。告汝以我之誠信保奭其汝克敬

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呼其官而名之勅使能敬以

我言視於殷喪亡大否言其大不可不戒

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

傳以殷喪大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命無常我不信

惟若此誥我惟曰當因我文武之道而行之汝有合

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茲至惟時二人弗戡**傳**言汝

行事動當有所合哉發言常在是文武則天美周家

日益至矣惟是文武不勝受言多福○戡音堪其汝

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傳**其汝能敬行

德明我賢人在禮讓則後代將於此道大且是**疏**公

君告至丕時○正義曰周公呼召公曰君我今告汝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商其汝必須能

以我之誠信又呼其官而名之太保夔其女必須能

敬以我之言視於股之喪亡股之喪亡其事甚大不可不戒慎以股喪大之故當念我天德可畏言天命無常無德則去之甚可畏我不信惟若此誥而已我惟言曰當因我文武二人之道而行之汝所行事舉動必當有所合哉當與文王武王合也汝所發言常在是文王武王二人則天美我周家日日滋益至矣其善既多惟在是文武二人不能勝受之矣其汝能敬行德明我賢俊之人在於禮讓則後人於此道大且是也。**傳**言汝至多福。正義曰動當有所合哉舉動皆合文武也發言常在是文武言非文武道則不鳴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傳**言我厚

輔是文武之道而行之我用能至于今日其政美我

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傳**今

我周家皆成文王功于不懈怠則德教大覆冒海隅

尚書卷之十一 三十八

日所出之地無不循化而使之

○俾必耳反
解住買反

○嗚呼
至率

俾。正義曰周公言而歎曰嗚呼我厚輔是二人之

道而行之我用能至於今日其政美言今日政美內

是文武之道我周家若能皆成文王之功於事常不

懈怠則德教大覆四海之隅至於日出之處其民無

不循我化可臣使也戒召公

與朝臣皆當法文王之功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

諾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傳

我不順若此多諾而已欲

使汝念躬行之閔勉也我惟用勉於天道加於民

疏

公曰君子至越民。正義曰公呼召公曰君我不徒

惟順如此之事多諾而已欲使汝躬親行之我惟用

勉力自強於天道行化於民顧民云我亦

自用勉勸躬行於天道加益於民人也

公曰嗚呼

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傳

惟汝所

民德亦無不能其初鮮能有終惟其終則惟君子

召公以慎終

鮮息 淺反

祇若茲往敬用治

當敬順我

此言自今以往敬用治民職事

公曰嗚呼至用治 正義曰周公歡

而呼召公曰嗚呼君惟汝知民之德行亦無有不能

其初惟鮮能其終言行之雖易終之實難恐召公不

能終行善政故戒之以慎終汝當以敬順我此言自

今以往宜敬用此治民職事戒之使行善不懈怠也

傳惟汝至慎終。正義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

終是凡民之德無不能其初少能有終者凡民皆如

是有終則惟君子蓋召公至此已說恐其不能終善

教戒召公以慎終也鄭云召公是時意說周公恐其

復不說故依違託

言民德以剴切之







